# 浮邱子

## 九材

益陽湯鵬海秋著

浮邱子曰九材曷謂也一曰古今間出之材二曰剛柔並濟之材三曰龍深不測之材四曰果敢擊斷之材五曰紛云揮霍之材六曰聰明曲到之材七曰文章靡麗之材八曰辨對捷給之材九曰使令趨使之材古今間出之材其讀書論世恢恢如也其觀天察地章章如也其仁民愛物肫肫如也其體侵其用贍其言該其行詳是材也國有大典禮其學足以攷義足以斷國有大政事其慮足以達力足以辦國有大盟會其功足以補氣足以勝國有大奸蠹其靜足以鎮動足以翦是材也可使上列毋使庳可使獨任毋使羣可使朝夕毋使遠可使心膂毋使疑是材也使之庳則道不尊道不尊則賢愚溷賢愚溷則若摼連若摼連則濟事難使之羣則權不壹權不壹則是非横是非横則責諉齊責諉

剸則奏倣綏使之遠則地不親地不親則嫌出位嫌出位則啟沃隔啟沃隔則君德愆使之疑則天不屬天不屬則賁見幾賁見幾則去留決去留決則臣志傷是材也或千歲而一生或五百歲而一生或一代而數人或數十代而無一人或生數人而一代賴之以成運或生一人而一代不能賴之則積數十代數百代賴之以成運詩曰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言古今閒出之材使人寤寐以求之也剛柔兹濟之材其德性之義淑淑如也其志氣之發廩廩如也其事物之情炤炤如也其體厚其用中其言的其行舒是材也時之可則先焉時之否則後焉一先一後其機隱然勢之順則縱焉勢之逆則操焉一縱一操其指較然數之常則趣焉數之變則避焉一趣一避其度寬然理之正則合焉理之倚則分焉一合一分其神豁然是材也可使受事於英主可使受事於闇主可使共事於羣賢可使共事於

羣小是材也受事英主則毋役所忌毋役所忌則兩情入兩情入則諫必行諫必行則英主聖受事闇主則毋中所敗毋中所敗則元氣存元氣存則衆不攜衆不攜則闇主安共事羣賢則毋衒所長毋衒所長則智勇出智勇出則積必舉積必舉則羣賢成共事羣小則毋奪所榮毋奪所榮則心迹白心迹白則政不刱政不刱則羣小服是材也得則社稷之福失則社稷之羞起則蒼生之福廢則蒼生之憂無其人則天命人心無所附麗而有其人則親戚君臣上下咸得所馮依而不能名其所由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言剛柔並濟之材以其身為天下重輕也器深不測之材其體逸而難名其用超而獨得其言偉而有物其行妙而不常是材也有所衡鮮或闕之有所得鮮或闘之有所是鮮或證之有所成鮮或譽之毋厭媚笑毋報嫉辱毋愁摧頽毋傷闇淡毋詠佻毋

驕矜毋頡亢毋雜亢是材也賓之師之然后本末見本末見則議論勝議論勝則頑懦興卿之孤之然后朝野屬朝野屬則經制立經制立則治安成宏之鉅之然后知遇偉知遇偉則表裏稱表裏稱則物望歸疑之難之然后精神吐精神吐則功名奇功名奇則官材最是材也毋頤指而氣使之毋樂嗟而苦咄之毋親取而神遺之毋面從而腹誹之是材也樹骨特故所恥多於所榮閱世深故多去多於所就所榮則能實也所恥則能卻也所就則能濟也所去則能泰也詩曰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又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醞深不測之材不與時俗低卬曲折也果敢決斷之材其體勁而不腑其用奮而能徙其言厲而有稜其行孤而無與是材也衆皆偃息爾乃任天下所不能任衆皆遜頡爾乃先天下所不能先衆皆壽污爾乃操天下所不能操衆皆熒惑爾乃發天下所不能發衆皆柔橈爾乃

犯天下所不能犯衆皆慈慎爾乃劬天下所不能劬是材也兵刑之所
長禮樂之所短也功名之所開道德之所閉也豪傑之所與聖賢之所
教也霸彊之所師帝王之所使也是材也文以禮樂則兵刑戢戢兵刑
戢戢則性情醇性情醇則威儀協威儀協則服物深貲以道德則功名
體全功名體全則問學遂問學遂則規摹大規摹大則措事廣繩以聖
賢則豪傑心降豪傑心降則根本正根本正則意見定意見定則處世
平馭以帝王則霸彊計折霸彊計折則體統詳體統詳則條理就條理
就則成功易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果敢擊斷之材貴以敬始終也紛云揮霍之材
其體疏而不備其用闊而少中其言快而可聽其行積而能理是材也
人舉其易爾舉其難人治其簡爾治其繁人用其殺爾用其急人得其
窒爾得其通其疾如風其迅如雷其游如龍其馳如馬是材也使領方

隅則裕毋趣禁掖使嘗簿領則秩毋總事要使辨一官則濟毋長百僚使攝數職則能毋料百世是材也趨禁掖則氣質虛氣質虛則行檢墮行檢墮則格非難總事要則精神散精神散則端委泄端委泄則施令外長百僚則愛惡縱愛惡縱則取捨隨取捨隨則人材下料百世則利害隱利害隱則因革反因革反則國是紊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又曰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言紛云揮霍之材俾知所矜式也聰明曲到之材其體順而繁雜其用巧而能遂其言滑而微中其行熟而多宜是材也大事未舉其要先測其槩細事未詳其用先度其可難事未竟其成先出其奇易事未究其旨先獲其便是材也以之事君則得其驩心以之交友則得其美譽以之馭下則得其筋力以之使民則得其謳謌是材也求如古之事君未能也揣意旨而已矣揣意旨則好尙同好尙同則敢對順敢對順則褒寵固

求如古之交友未能也修辭令而已矣修節令則名義借名義借則聽
瞎浮聽瞎浮則流布邀求如古之馭下未能也害恩私而已矣害恩私
則門實開門實開則羣巧進羣巧進則矜姿勤求如古之使民未能也
樹威令而已矣樹威令則閭閻畏閭閻畏則羣愚偪羣愚偪則諛美作
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言
聰明曲到之材俾知所道省也文章靡麗之材其體精而失實其用浮
而近名其言烈而多虞其行淺而犯律是材也為苑囿資涉獵則蘩采
富拾故智備記問則服飾使修儀容整衣裳則聲稱雅勸教育然後進
則徒侶盛是材也毋使領政毋使馭民使領政則筋骨輭筋骨輭則擔
荷搖擔荷搖則債職必不然則性習傲性習傲則察識疏察識疏則偕
理甚使馭民則心膂閡心膂閡則肥瘠蒙肥瘠蒙則羣怨結不然則條
教窳條教窳則進止沮進止沮則時宜奪詩曰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姝異乎公族言文章靡麗之材不可以充棟梁之選也辨對捷給之材其體柔其用詭其言易其行違其比意造端躍躍如也翩翩如也其張目掉舌喋喋如也叮叮如也是材也聖之達識則罔所問而掇拾凢近爲其學國之大體則罔所知而蒐羅瑣屑爲其才天之消息則罔所洞而禨設陰陽鬼神卜筮爲其智民之痛瘝則罔所關而誕語兵戈水旱疾疫爲其仁是材也毋居以密邇毋接以頻數毋縱以許可毋資以援繫居以密邇則伺候易伺候易則端倪得端倪得則短長持接以頻數則諂諛慣諂諛慣則界限移界限移則黑白倒縱以許可則夸飾盛夸飾盛則濡染及濡染及則人心壞資以援繫則關說衆關說衆則貪求橫貪求橫則風俗非詩曰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又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言辨對捷給之材不可爲其所貢也使令輕便之材其體伉其用陋其言悄其行賤其俛肩承睫沾沾如也愉愉如也其受令趨事僕僕

如也悾悾如也是材也貴戚權門之所驟而老成典刑之所厭也王公大人之所需而正直君子之所拒也是材也不惟貴戚權門之驟云爾浸假而老成典刑亦心之亦腹之不惟王公大人之需云爾浸假而正直君子亦左之亦右之是故積其勞則膺遷轉資其長則給賞識際其盛則列顯榮極其用則先賢哲是材也可使治於事毋使治事可使用於人毋使用人使治於事則紀律嚴紀律嚴則周旋謹周旋謹則本分得使治事則執物裂執物裂則舉動竊舉動竊則勢狀最使用於人則恭敬生恭敬生則視聽壹視聽壹則佚志收使用人則難貯作難貯作則出入遲出入遲則敗節萌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言使令輭便之材可鞭策之而不爲其所傻避也於乎九材遲降存乎運九材得所存乎用是故君相之道與譬匠等凡匠營木大木不爲梁細木不爲棟直木不爲輪曲木不爲桷凡譬

審彙玉札丹砭於以引年天雄烏喙亦以活人是故爲君者不可以不法舜文爲相者不可不法管僑舜文之所以聖虞周之所以治亡過擇能而使之稱材而用之故書曰汝翼曰汝爲曰汝明曰汝聽詩曰疏附曰先後曰奔奏曰禦侮此舜文能使材得其所也管僑之所以覇齊鄭之所以治亡過擇能而使之稱材而用之故管子相三月請論百官於是立隰朋爲大行立甯戚爲大司田立王子城父爲大司馬立賓胥無爲大司理立東郭牙爲大諫之官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産乃使子羽爲辭令使裨諶謀可否使馮簡子斷大事使子太叔對賓客此管僑能使材得其所也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是故中材擯而充之與上材等其成下材濯而新之與中材等其用此非損古之材多於方今之材也得其所而已矣上材蔽而遏之與中材等其功中材汚而染之與下材等其過此非天地之材不供國家之用也不得其所而

已矣有上下古今之識則辨材如鏡有操縱歛闢之能則用材如御如鏡則晰如御則詳此無它君法聖相法賢而已矣無上下古今之識則辨材如瞽無操縱歛闢之能則用材如撣如瞽則獨如撣則輕此無它君不法聖相不法賢而已矣

八抑

孖邱子曰操大柄以進止天下人材者升之則極於九天之高也抑之則墜於九淵之深也升之義勝耶抑之義勝耶曰抑之正所以莞予其爲升之也是遵何說也不去稂莠則嘉禾不生不劉碔砆則璵美不彰不鞭駑駘之足則華騮不至不箝鴟鴞之口則鳳凰不鳴不汰惰工之食則匠石魯般著其能不删膚醫之說則扁鵲秦和欽其技是故抑之正所以莞予其爲升之也一曰用緩持急以抑其躁二曰擢寡照僞以抑其譎三曰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四曰較長短以抑其所不能五曰

正義直指以抑之六曰徵言曲指以抑之七曰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八曰不徇常見料其爲非而豫抑之所謂用縱持急以抑其躁者夫人之常情守窟穴則放廢營仕進則急於自伸本庸懦則退藏貧才能則急於自見是故仕進者名譽之藉也才能者德性之蠹也爾乃急於自伸矣爾乃又揮其虚美以餌之勢不能毋以仕進破壞其行檢行檢愈壞則名譽愈下名譽愈下則風俗愈非非所以敦盲常而肅朝廷也爾乃急於自見矣爾乃又標其許可以縱之勢不能毋以材能增長其氣燄氣燄愈勝則德性愈微德性愈微則事功愈少非所以鑄羣品而佐國家也吾聞衒女不貞衒士不信蔡澤蘇秦立談而取卿相無乃太易乎朱朴郭京無根而被朱紫無乃不祥乎是故君子塞所求愼所與熏心仕進者使之杖性依仁而守其常驕騖才能者使之遵法畏繩而折其銳湔之洗之使自照之規之摹之使自就之綜之覈之使自

攻之盤之錯之使自成之勉而未幾則更厲之冀而未入則更詳之量而未合則更裁之往而未宜則當其可而後投之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此謂用綏持急以抑其躁也所謂推賢照僞以抑其詭者夫薰蕕異器蘭艾異香此易辨也是非溷實善惡溷名所難知也則有若仁義忠信之實不云是乎爾乃以溫詞託之乎仁爾乃以厲色託之乎義爾乃以曲謹小廉託之乎忠信似是也而非也實云何不溷乎則有若聖賢豪傑之名不云善乎爾乃以雜學附之乎聖爾乃以輇才附之乎賢爾乃以高言孟行附之乎豪傑似善也而惡也名云何不溷乎是非溷實爾乃至於支離曲辟而不可据善惡溷名爾乃至於顛倒摧錯而不可問是故劉歆亂賦而假周官趙普貪婪而託論語則溷實之亟也不韋姦宄而號尙父馮道柔佞而稱元老則溷名之亟也辟彼土龍文章首目具

而非龍也犂牛之駁似虎而非虎也鉤吻似黃精而生死功用相反也蛇牀似蘼蕪而弗能芳也今欲禱土龍以興雲雨犧犂牛以長山獸服鉤吻以求長生佩蛇牀以辟不祥豈惟弗能又滋慝焉是故君子毋以近似之說證其然疑毋以嘗試之舉名其勇怯毋以親密頻數之暱度其不我叛也而腹心之毋以奔走騰沓之勞度其爲我用也而爪牙之毋以衆所游敭而廢我繩尺以從其好毋以古所流傳而彊加於今之族類以高其稱書曰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又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此謂握眞照僞以抑其詭也所謂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者私莫私於父兄子女之愛雜進也私莫私於朋友故舊之好膠結也私莫私於左右使令之請橫行也父兄子女之愛雜進爾乃厚姻亞而薄疏遠朋友故舊之好膠結爾乃重交游而輕名器左右使令之請橫行爾乃開貨賄之門而閉寒畯

之路厚姻亞薦疏遠則士氣傷重交遊輕名器則國柄移開貨賄之門閉寒畯之路則物論潰騰而人心謗妄且夫士氣國柄物論人心俱已不可恃則豈不爲社稷之憂乎是故衛鞅干進以嬖臣卒貽秦禍孔光固寵以外戚竟隳漢業林甫與援以宮妃遂釀唐禍蔡京買譽以閹豎必耗宋祚語曰子用私道者家必亂臣用私道者國必危患莫大焉是故君子甯使人以我爲可憐勿使人以我爲可狎甯使人以我爲可拒勿使人以我爲可求甯爲其狷毋爲其隨甯爲其白毋爲其黑甯謝情於父兄子女毋得罪於疏遠之士甯取詬於朋友故舊毋賈怨於薦舉之員甯威及於左右使令毋侵禮於寒畯之儒此非獨以塞倖竇而呈材實也三綱九法之所以得其理四時百物之所以得其序則莫不由之易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詩曰厭浥行路豈不夙夜畏行多露此所謂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也所謂校長短以抑其所不能

者夫有所能必有所不能人之器局使然獨其所能必諱其所不能人之情計使然楩楠之材洪爲棟樑爲榱宜中繩曲中鉤順所施也劍戟能揮而不能縫緝錐鑽能入而不能擊斷是所受也爾乃溺其愛倖其中於是乎以其所能並信其所不能爾乃苛其微瀆其怨於是乎又以其所不能並廢其所能以其所能並信其所不能爾乃謹守者使之通方小知者使之大受近規者使之遠畧鮮克濟矣以其所不能並廢其所能爾乃通方不成也並其謹守而棄之大受不勝也並其小知而棄之遠畧不辨也並其近規而棄之鮮克恕矣是故殷深淵爲令僕則有餘摠師北伐則不可王介甫爲翰林學士則有餘居輔弼之地則不可孺子能舉一羽烏獲能舉千鈞牛能耕驥能走今奇孺子之勇令與烏獲敵則何異驅之鋒刃而斃之乎責牛不如驥而奪其耕則何以塞牛之悲嗚乎是故君子之官人也才當其職非其職毋枉其才職當其才

非其才毋假其職誠曰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此謂校長短以抑其所不能也所謂正義直指以抑之者夫草木之發其施寒雨以蘇之則勿之興焉佞邪之習其樹手稜以止之則勿之變焉共驩在側而虞舜怒康來在側而商辛喜此虞舜所以聖商辛所以狂也冢伯同列而皇父喜少正同列而仲尼怒此皇父所以非仲尼所以功也趙高指鹿爲馬而二世喜德獨指野鳥爲鸞而世民怒此二世所以踣世民所以昌也敬奇雀於懷中而姚崇怒師犇犬嘷叢再而侂胄喜此姚崇所以賢侂胄所以死也且夫天地不廢雷雨猶聖賢不靡手稜毋喜其所不可喜則怒其所不可不怒也斷斷然矣是故君子置身如泰山喬嶽之不可以庳下也守已如元圭寶鼎之不可以垢污也爾乃峻其關楗俾勿踰爾乃提其綱領俾勿替爾乃條其等威俾勿紊爾乃聲其教告俾勿忘海水雖大不受背

芥林木雖豐不驚陰霾拇穿竅使入室孰與呵之使遁也蠛蠓使蔽天孰與捕之使盡也是故君子毋藏眛燮之私以媿屋漏毋憚忠厚之名以涉華情毋避宵小之幸以事周旋毋損有道之氣以成柔懦詩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謂正義直指以抑之也所謂微言曲指以抑之者夫辭讓之心羞惡之心衆皆稟焉今也肓寀其所謂辭讓羞惡胡然而輕利僄遨也胡然而陶誕比周也雖其輕利僄遨也爾乃辭讓之本心未盡芟也與之委蛇而辭讓生矣雖其陶誕比周也爾乃羞惡之本心未盡芟也與之悙慤而羞惡生矣蘭膏之焰不爇天然而照厥幽矣琴瑟之聲不震物然而鬪者以平其心矣是故諸葛亮開誠布公而李嚴廖立廢徙知感有養人於善者也裴行儉雅擅知人而王楊盧駱浮華無取有引人於道者也徐勉只談風月客求官而不能有止人於邪者也李

盼和顏溫辭雖失望者不怨有入人於深者也是故君子不怒之怒嚴
於斧鉞不教之教感於夏楚爾乃被服毋詭也使人睹其服而生其敬
爾乃動容毋優也使人睹其容而生其畏爾乃出言毋滑也使人聞其
言而知其斷爾乃作事毋借也使人聞其事而知其詳詩曰招招舟子
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又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
以爲期此謂微言而折以抑之也所謂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
者夫知人之哲不可學也改過之勇亦不可及也爾乃宏獎爲心光明
其性闡一才則與爲推轂建一策則與爲揚名俄而詗其所談者經濟
也所借者聲華也則其爲人浮而不實焉俄而詗其所擅者智術也所
蝕者根本也則其爲人雜而不純焉俄而詗其所佝者君父也所學者
妻子也則其爲人貪而不法焉俄而詗其所抗者縉紳也所行者市儈
也則其爲人賊而不倫焉浮而不實爾乃以藥石治其腠理雜而不純

爾乃以箴銘攝其魂魄貪而不法爾乃以天日照其陰邪賊而不倫爾乃以詩書文其鄙賤吾鬭逑而知反失道不遂衛靈公聞史魚之言則悔之於是進伯玉而退子瑕此其所以不喪邦也宋高后覽熙豐之敝則悔之於是信司馬而絀安石此其所以不失人也是故君子可懲之於其目也毋懲之於其心也可移之於其情也毋移之於其理也可救之於其初也毋救之於其既也可膠之於其一也毋膠之於其二也可與天下共其然否也毋回護其私而自封之也可與天下共其懲勸也毋專壹其愛而適陷之也書曰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暱則云然何獻諂茲黃髮則罔所愆此謂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也所謂不倒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者而不見夫虎在阱而鷹在籠乎虎在阱一齒夫能馴之也逮其放而之於山谷之間則叱咤風雲而不可制矣鷹在籠一孺子能調之也逮其放而之於

叢溥之閒則捉擊羣物而不可當矣爾乃順比滑澤之性汗漫突盜之智騰踴殽亂之緊銅錄疾力之能於人材則爲贄瘝於民物則爲蠹賊栖之微末己不勝其繳也爾乃擢之巍顯以駭羣聽乎範我馳驅已不勝其勞也爾乃假之柄藉以橈國是乎左右嘷召已不勝其醜也爾乃擠之縉紳先生之列譽其所不可舉乎旦夕期會已不勝其譎也爾乃委之社稷遺孤之寄信其所不可信乎是故相如料趙括而中巨源料王衍而中成敗若符契也王猛料慕容而中九齡料祿山而中順逆若燭照也語曰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是故君子有必嚴之界限毋以盈廷所忽而遂忘之有必愼之名器毋以雜材可錄而並進之有必伸之禁令毋以功罪未明而姑待之有必剷之根株毋以恩怨不測而遷捨之有必振之玩歘毋以不涉吾事而兩存之有必破之摼擊毋以或貽後患而中止之書曰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

此謂不侚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也行此八抑而羣邪不併衆正不興紀綱不肅於當代風會不登於上古者吾未之前聞弗行此八抑而羣邪併衆正興紀綱肅於當代風會登於上古者吾亦未之前聞孔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是故君子必先治我然后治人我弗睢盱然后能用緩持急以抑其躁我弗曖昧然后能握眞照僞以抑其詭我弗溺於慾然后能析公私以抑其所不可我弗窒於用然后能較長短以抑其所不能我弗爲彊者所持然后能正義直指以抑之我弗爲淺者所料然后能微言曲指以抑之我弗執己之愚以居議論之摠然后能不設成見悔其既往而卒抑之我弗規時之宜以激隱然之患然后能不侚常見料其爲非而蚤抑之是故知言養氣弗睢盱之本也窮理盡性弗曖昧之本也嚴於聖狂人禽之界弗溺於慾之本也熟於上下古今之故弗窒於用之本也剛而無滓弗爲彊者所持之

本也質而有制弗為侈者所料之本也勤學好問常有以下人弗執己之思以居讓論之總之本也觀天察地常有以先人勞規時之宜以幾隱然之患之本也是故君子貴有本

審類

浮邱子曰凡物莫不以類育以類聚以類應凡物莫不以類分以類異以類威凡物莫不各從其形各從其色各從其制各從其化各從其性各從其情各從其具各從其用各從其質各從其聲各從其分各從其數各從其品各從其候各從其處各從其人殖禾用穀覆雞用卵以類育也比月成隊連理成棻以類聚也召雲唯龍命呂唯律以類應也鸞不生鳳兔不乳馬以類分也犬能制鹿鼠能伏貜以類異也虎必吞羊鵝必啄蟻以類威也夔一足蛇兩頭從其形也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從其色也鸚鵡摩背而瘖鸜鵒剪舌而語從其制也雉入水而

爲蛩蛇升天而爲龍從其化也鶴愛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從其性也烏反哺梟反噬從其情也蝮有利牙而咬人麟有肉角而不觸從其具也壽龍可以爲禍蒭狗可以爲福從其用也美金以鑄劍戟惡金以鑄斧鉏從其質也鐘大而疾則短聞鐘小而虛則遠聞從其聲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乾鵲知來而不知往從其分也蛇形雖長而命甚短龜形雖短而命甚長從其數也荆棘深而刺足芝蘭淺而入懷從其品也夏物長而薺麥枯冬物凋而松柏茂從其候也鈞之橘也樹之江南則爲橘樹之江北則爲枳從其處也鈞之葛也君子得其材而爲絺小人得其葉而爲羹從其人也且夫物之類萬萬也人之類亦萬萬也是故備知物類之理則亦備知人類之理凡人莫不以好類好以醜類醜以好類好維何燧人曰四佐伏羲曰六佐黃帝曰六相曰四史唐虞曰四岳曰九官曰十二牧曰十六相商曰二相殷曰三仁周曰八虞曰四友

曰十亂鄭曰三良齊曰賢士五人曰二國士曰八卿秦曰五子越曰五
大夫漢曰三傑曰十八侯曰中興輔佐十一人曰二十八將蜀曰四英
晉曰二妙唐曰十八學士曰三俊宋曰四賢曰四眞曰耆英十二人明
曰四先生曰三楊曰三大老是類也家得之以賢其自出國得之以輔
其侯王天下得之以成其康樂萬代得之以績其馨香乾坤得之以植
其體日月得之以耀其光山川鬼神得之以享其祀人民物畜得之以
召其祥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是不爲以
好類好者勸乎以醜類醜維何虞曰四凶周曰三叔魯曰三桓齊曰三
子鄭曰七穆晉曰三郤曰二五耦戰國曰四豪漢曰五侯曰七貴魏曰
八族曰臺中三狗晉曰二十四友曰四伯北齊曰三佞曰八貴隋曰五
貴唐曰八關十六子曰八司馬曰五狗曰三豵宋曰三尸曰十鑽曰三
虎曰五鬼曰四瞪曰四偵曰十客明曰四害曰八虎曰七彪八狗曰五

虎曰五彪曰十狗曰十孩兒曰四十孫是類也豕得之以辱其自出國得之以降其侯王天下得之以損其康樂萬代得之以斷其馨香乾坤得之以剝其體日月得之以瞞其光山川鬼神得之以殄其祀人民物畜得之以閉其祥詩曰洽比其鄰昏姻孔云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是不爲以醜類醜者誠乎且夫天下好醜有在明白嶄截之中則亦有在影響枝離之中是故公輸刻鳳矚欺以巧伯樂相馬疇匿以良謂之明白朦瞍仰視欲見星辰跛躄力行欲爭涂軌謂之影響扁鵲活人膚醫是逐烏獲扛鼎孱夫是斥謂之嶄截閭娵憔悴嫫毋是媒伯夷見棄盜跖是與謂之枝離是故毋爲影響毋爲枝離此好醜所以各類其類也凡天性出乎陽剛而通洞條達以爲槩强立不返以爲骨容止出乎和易而不撟飾岸異以爲高夷險一節久暫一態以爲信必好者類也凡天性出乎陰柔而歆邪曲折回互隱伏以爲術與人累歲蹤處不露

纖芥以爲深容止出乎造作而其中無有其外若或有之以爲安實舊
强忽不主故常以爲巧必醜者類也凡讀書必析天人王霸而不敢記
誦則免喪志之誚不矜詞藻則見大道之原論世必兼治亂存亡而不
信乾符坤珍則剿說美之說不苟旦夕則屢厝火積薪之戒必好者類
也凡讀書不識周公孔子而敢其雜說則亂羣儒之襲騁其妍詞則鈞
當代大人先生之說論世不聞唐虞三代而錄其近槊則號爲聖神文
武之朝後其淺做則作歌以慶仁壽之代必醜者類也凡立身則與泰
山喬嶽同其堅重而詩禮足以植其骨幹骨幹足以生其光耀捫心與
明瑶美玉同其潔白而天日足以照其夢寐夢寐足以證其平生必好
者類也凡立身與草木榮華同其俛仰而旦夕足以料其血脉血脉足
以窘其氣候捫心與鬼魅伎倆同其出入而城府足以藏其機穽機穽
足以損其福履必醜者類也凡處己則恭敬撙節雖賢智而多戒懼雖

豐裕防存儉約與人則慷慨軒豁雖愚盲而進忠告雖疏遠而共交驩必好者類也凡處己則放誕奢縱雖清夜而搏奇詭雖小物而嗜美好與人則嶮屬狹小雖同堂而設畦畛雖親故而計錙銖必醜者類也凡出話不揣聽者之耳而申吾意指之所必然折侫人幸子之不然作事不惟一己之利而料萬衆之所同然破私心小道之不然必好者類也凡出話不揆先王之訓而老成耆艾以爲不然新進小生以爲然作事不關天下國家之福而書生痛哭流涕以爲不然燕朋狎辟以爲然必醜者類也凡野處則安耕鑿之常不爲閭井倡其澆薄進於朝堂則守澹泊寧靜之素不與同學少年鬭其躁進必好者類也凡野處則酧心富貴利達之樂不知韋布是何風味立於朝堂則不勝其走侯王譽功德之勞不知禮義廉恥是何關繫必醜者類也凡燕居則彬彬儒雅之林不爲晏安損其動靜立於官府則廪廪有士君子之行不與吏胥競

其短長必好者類也凡燕居則窮博奕飲酒之驩不知名教足何樂也立於朝堂則不勝其簿書錢穀之氣不知天地名物身何擔荷必醜者類也凡拜君恩則有憂色而退省其私唯恐不勝受君辱則有喜色而無幾微得失寠礙於胸必好者類也凡拜君恩則有喜色而退語其妻妾子姓則咸有銳氣愉容受君辱則有難色而中夜咨嗟唱僾不能自已必醜者類也凡膺相薦則知公道而以人事君推轂本不為我而有拂相意則知本分而體道抱德為往而不得其為我必好者類也凡膺相薦則感私情而歸門恩門重於君父拂相意則生讒訐而用甘言媚禮厚結其左右親信用事之人以為之解必醜者類也凡居中則陳善閉邪而功在主德外廷不知扶陽抑陰而道通天識史官難狀居外則剷利驅害而福在封內天下咸賴撥亂反正而威行海外國本彌固必好者類也凡居中則浮沈取容而名為老成豪傑非許休咎任意而自

外造化恩禮不衰若外則善敗失實而屢工粉飾歸於上間緩急亡備而驟膺震駭莫能指手必醜者類也凡居尊則除去邊幅而坦懷遇物桀爲巳用根極理體而攸中度衷不涉氣矜居卑則未嘗嬉游而位不先衆勤思治略術近孤峭而器能自重不受羣侮必好者類也凡居尊則方巾闊步而俊乂盈廷若罔聞知高睨大言而睢盱得意未暇講求居庳則瑣計鈍情而眉睫以外了不籌及柔聲頰態而傴僂從人豈能骨立必醜者類也凡己有長而遜讓不欲多上人己有短而愧汗如不能終日必好者類也凡己有長而夸於同官以叢衆聽夸於有大力者之前以覬上聞夸於大君請問下逮須臾之頃以自媒而秉國之鈞巳有短而蒙其不私知之人以逃責備結其所私親愛之人以工庇護欺其所可指麾縱送之人以氣談蓋其瑕垢而莫敢誰何必醜者類也凡人有善而抃舞蹈躍若饑渴之需飲食人有不善而哀矜懲創若父兄

之教子弟必好者類也凡人有善而發揮之不能盡其致讚賞之不能果其用亟則和求緩則相忘而勸懲之意衰於世故讒則相容爭則相妬而猜禍之機發於天性人有不善而暴白之不能存其厚訐訾之不能生其惻据其所有增其所無而傅會之說昉及天日苛其所否廢其所可而刻深之論剝及肌骨必醜者類也凡聞人譽而加勉不自滿假聞人毀而內自省如捧箴銘必好者類也凡聞人譽而出於上官則私心竊喜據為迎頌之資出於同列則倚人作僞肆其鋪張揚厲之勢出於士類則矜其有求於我而必償之以申其好出於亡知之民則意其漫不肯省而居之不疑以堅其信聞人毀而出於上官則私心竊憾伺其間而伸彈擊之談出於同列則強作色笑周旋留為异日手挈國柄借端報復之具出於士類則損其文章行誼而設巧構以沮其上進出於亡知之民則每每用他事株連之而樹朝廷憲典以飽其毒手必醜

者類也凡陟人而當其可能使善類吐氣黜人而足以服其心至於沒齒無怨言必好者類也凡陟人而不以理第與我依仿輒引爲同調賀朝廷得人不則與貴戚大臣往來交涉而擅聲氣輒擢居優等冀其德我不則與其私人酒殺洽比賄賂關通輒資之羽翼一飛除天黜人而不以其罪第與我送奇設難輒疑其輕已不引手援之反下石焉不則與貴戚大臣嘗有彈劾不勝之事輒屏居下等寬其質直而毋犯當路之所忌不則與其門子坐客齟齬輒紛輪搆扇摭拾薄惡細故以重譴之不墜之九淵之深不已必醜者類也凡處平世清世則雍容妥帖毋貫亂毋搆蓄處危世濁世則發揚蹈厲毋包羞毋叢悔必好者類也凡處平世清世則拾宮府之故事以答明詔酬九重之意指以養驕心剝兆民之脂膏以潤身家壞朝廷之根本以苟且目前太平處危世濁世則誰四方之利病以示純常乞大君之愛憐以固榮寵操左計之枝離

以塞諫爭委天時人事之無可如何以自蓋其枯廉卷抑必戇者類也
凡事英主誼主則啟沃之功千載罕有事闇主愎主則骨鯁之氣百折
不回必好者類也凡事英主誼主則用我之不足儆古之有餘道德不
能自重則進刑名以導刻薄智術不能救時則工聚斂以長貪橫於是
英主誼主之血氣規摹一變而爲芒刺傴枯前後若兩人焉事闇主愎
主則用我之有餘儆今之不足秘術能令主喜則蕩上心以移國本危
言能令主怒則借天威以塞中外怨毒之氣於是闇主愎主之社稷著
生不足供其旨沒碎折至於滔天而不悔必戇者類也凡小事易事來
前則以從容輔其優裕不與人以可鬪大事難事來前則以忠義生其
幹濟不與人以可挾必好者類也凡小事易事來前則思索輒曉幹辦
立成於是矜其智勇可以爲主之知標其名譽可以塞物之望而稷契
周邵充以柔滑之材管樂亮猛當以僕遬不足數之輩大事難事來前

則億忌疑惑顛萃無功於是責其同官可以分己之謗因其異己可以中人於危而社稷蒼生不能發其悲憫之心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不能作其聰明正直之氣必觀者類也凡國事公事來前則攘臂稱首唯恐後時家事私事來前則小作區處靡有成心必好者類也凡國事公事來前則謾弛捱縮志不帥氣而習文簿惡吏足以執其然不然之柄中朝大官娛耍前導足以享其循常襲故之安左右讒諂面諛足以掩其支吾辟就不自振刷之羞家事私事來前則劬録疾力屑屑不休而米鹽淩雜足以溺其平旦清明之氣四方書記存問足以焦其自公退食之神田宅環列城郭金帛填溢筐箱足以貽其孫子而不散作宗族交游之福必觀者類也凡賢人端人來前則輸肝剖膽永矢勿諼奸人憸人來前則吐辭作色不惡而嚴必好者類也凡賢人端人來前則遷延邪睨愕伏悶鍱而欲啟其口則茹吐各半欲寫其心則表裏各半欲申

其盟好則出入離合陰陽人鬼各半奸人儉人來前則將拒故迎了無手釆而舉一鄙事則相爲首尾傳一秘訣則與爲腹心作一綢繆之態則疑猜昔故人不若邂逅相遇之好必覷者類也凡富人要人來前則非時弗諾非義弗許窶人散人來前則有謀必忠有惠必鈞必好者類也凡富人要人來前則口吐烟款心挾要求傾杯發以深交則不覺其脊盤畫憩之永借咳唾之力以回天則不禁其奴顏婢膝之庳窶人散人來前則中亡豈弟外作箕踞萬姓之瘠痍弗憐則宜其坐視寒畯之飢枯大君之焦勞弗問則知其厭語曹司末秩之堙滯必襲者類也凡進身則非蚍蜉蟻子之援其端委皆可令人曉退身則蓬冥鴻之業其神明時若與天游必好者類也凡進身則奮迅狡捷縣踰恒等機深洞窈莫揣從來材能不及於中人而其掌握可以倒持大賢名實不加於上下而其階級可以禮絕百寮尺功片偉不施於民物而其官貴寵擇

可以隻身而兼億兆人之所不能有退身則徘徊瞻顧貪嗜兜甘庳壓重遲莫能擺脫天綱已積於不振而欲捨王則曰無人補救物議已暨於難堪而不去官則曰人應諒我體庳用薄已落下流而猶逐朝班則曰族我獨富專權然后為之必競者類也凡得勢則文經武緯極操縱歙闔之能失勢則彈琴詠歌有優游自如之致必好者類也凡得勢則造作煩苛擺弄妖怪蠹蝕名義簧鼓萬狀使人心風俗底於汙下而天地山川鬼神迄不享其順成失勢則包藏怨誹沸騰謠詠填砌冤抑呼訴百端使左右大臣誤憐其才代為祈請而羣公卿士素受其惠不得不為浩其不平之鳴必競者類也凡交好則許與以功名切劘以道義交惡則儆戒以微言葆全以大體必好者類也凡交好則輿馬冠蓋相炫耀酒食游戲相徵逐不情之請相輾轉無稽之言相鋪張娛其性行材慮必不能任之事相夸許遇有摧敗沮喪心不哀憐而灑其無根之

涕淚相欵嗟交惡則咎㥿陷阱相窺發戈矛劒戟相枝撑疑似之跡相誣訐挖遮之詞相援拏追憶疇昔與枯與游訣藹不檢之言相抵賴囑其所議懷忮慓悍有栖藉之私人死仄相賊害必讎者類也凡其問學則勤其勸戒稽其離合共政事則時其勞逸鈞其功罪必好者類也凡共問學則耳目不到封其疑而拒其信心思不入諱其淺而忌其深爭當代則帥我徒黨攻爾曹耦而門戶角立不品厥躬爭萬代則標我纂述詈爾論著而筆豈殺人非以闡道於是膠庠之內無和平之聲而蕩紳先生之心無光明磊落疏通貫注之妙共政事則條例紛陳買其詐而中其愚資格懸絕席其先而使其後爭福澤則酣我醉飽置爾枯瘠而親戚若孫之人爭風謠則妖我德音坐爾怨謗而輿論在其轉移簸弄之中於是利祿之場無皇古淳樸之風而挾長技以據要津之人斷無性真完善魂神清白上可對於皇天后土之靈而下不豐於子孫黎

民之尊必醜者類也其在於易泰之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否之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是故天地之運吾願其泰不願其否君子之道吾願其長不願其消君子道長好莫大焉泰莫大焉小人道長醜莫大焉否莫大焉是故古之司好醜者有四勝聞好則忠聞醜則恐一勝也見好則說見醜則怒二勝也得好若榮得醜若辱三勝也從好若昇從醜若墜四勝也今之司好醜者有四敗聞好則疑聞醜則信一敗也見好則妬見醜則親二敗也得好若齊得醜若豐三敗也從好若梗從醜若流四敗也四勝積則等差定等差定則樹好踣醜樹好踣醜則萬事萬物理而元氣昌四敗積則等

差移等差移則梼蘖跲好樹蘖跲好則萬事萬物亂而悲氣積詩曰辜辜訛訛皆不知其琉蒞蒞業業孔填不常我位孔貶言樹蘖跲好則悲氣潰也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王言樹好跲蘖則元氣昌也是故君子審物以知人審人以知政審政以知俗審俗以知運立乎一寸則知尋丈立乎一隅則知天下是故君子能務學則能致理矣能致理則能官人矣能持志則能守氣矣能守氣則能馭世矣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孟子曰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故物不格則學不遂學不遂則積盲妄積盲妄則喜任臆喜任臆則必倒顛道義不樹則氣不直氣不直則積桑榥積桑榥則苦多端苦多端則必詭隨詭隨者人材壞倒顛者國運降君子之所以腸一日而九回也

洴邱子曰僕少與北門子同里長與南樓公同仕齒相齊也踵相接也冠相望也珮相戛也杯觥燕好相接也談論傾吐相生也然而趣尚不相入也行能不相証也是非好醜不相師也僕嘗語於北門子曰某也君子其人也是能厓厓自立不爲謠俗低卬曲折者是布腹心佝主者是能字其甿隸者是不使公道絀於私議者是本性惇而內行絜者是通古今能文章者北門子曰若所稱君子其人者乃吾之所積不能平者也若以爲厓厓自立不爲謠俗低卬曲折邪吾惡知其不暴之炤炤墮之冥冥邪若以爲布腹心佝主邪吾惡知其不忠言嘉謨以爲市邪若以爲能字其甿隸邪吾惡知其非籠絡羣愚以說己邪若以爲不使公道絀於私議邪吾惡知其非結薦紳士族黨奸而作勝邪若以爲本性惇而內行絜邪吾惡知其不修飾倫物釣取聲名邪若以爲通古今能文章邪吾惡知其不迂闊而遠於事情邪若且休矣旣而跡北門子

之所爲則且憤作氣欬廣張鬭雞麋白爲黑倒是爲非於是擠辟匿白立者於庳趣下走之列亡能自扳焉擠而陷之於溝洫之所不下逮焉擠能守睢隸者於無所擠荷焉擠之持公道者於疑似焉擠通古今能文章者於狂狂伋伋不中繩尺焉既出死力以擠之又設奇計以擠之而奚所不墮焉僕又嘗語於南樓公曰某也小人其人也是筋駑肉緩不堪其用者是自衒鬻者是工詐諼而遑狡猾者是婾嬰取容於上下之交者是文深苛忌多所中傷者是首鼠兩端一前一郤者南樓公曰若所稱小人其人者乃吾之所不肯一倒擊斷而聲其不然者也若以爲筋駑肉緩不堪其用邪吾惡知其非温雅有蘊藉以收羣行之震蕩剽忽邪若以爲自衒鬻邪吾惡知其非披瀝血誠以告我邪君以爲工詐諼而遑狡猾邪吾惡知其非老於事物而工於縱橫短長之術以馭世邪若以爲婾嬰取容於上下之交邪吾惡知其非剛柔得中邪

若以爲文深意忌多所中傷邪吾惡知其非振厲聾聵以就軌物邪若以爲首鼠兩端一前一却邪吾惡知其非豊之深而處之堅邪若且休矣既而跡南樓公之所爲則且標舉數類薦陟崇樹執疑爲信樹邪爲正於是援筋駑內緩者於處非其據焉援自衒鬻者於一唱百和僉曰能事焉援工詐譔遲狡猾者於遣大投艱以其私智左計繫天下重輕焉援婾愞取容者於寃遷嵩援文深意忌者於爪牙焉援首鼠兩端者於事權之揔焉既出死力以援之又設奇計以援之而奚所不援焉於乎某也君子其人也而北門子且毁之且擠之某也小人其人也而南樓公且譽之且援之棄玉取石斬橘樹李頭尾顛倒不知緒處僕是以愀乎其哀惴乎其恐流涕痕戾而不可止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是庸不足以懲乎既而閩西隅丈人天下之所謂放志舒節以馳大屈者也僕往告焉

曰北門子好毀而橫南樓公好譽而濫則如之何西郭丈人局局而笑俞俞而作曰子來前吾語女北門子之好毀而橫也非北門子自爲也天使之毀使之橫也南樓公之好譽而濫也非南樓公自爲也天使之譽使之濫也北門子且毀之且擠之非北門子擠之也天擠之也南樓公且譽之且援之非南樓公援之也天援之也而北門子且以能毀能擠爲長技而南樓公且以能譽能援爲名德而子且以北門子南樓公爲大繆不然皆未燭於天人之指矣仲尼不封於齊晏嬰沮之孟軻不遭於魯臧倉沮之屈原不容於楚子蘭讒之賈誼不展於漢絳灌讒之然而非晏嬰能沮仲尼也非臧倉能沮孟軻也有使之沮者也非子蘭能讒屈原非絳灌能讒賈誼也有使之讒者也然而不封於齊者亦非仲尼不封仲尼者亦非齊也不遭於魯者亦非孟軻不遭孟軻者亦非魯也有使之不封不遭者也不容於楚者亦非屈原不容屈原者亦非

楚也不展於漢者亦非賈誼不展賈誼者亦非漢也有使之不容不展者也皆天也非人也伯鯀試於堯四岳薦之子玉用於楚子文薦之殷浩建節於晉褚裒會稽王昱引之王安石執政於宋曾公亮引之然而非四岳能薦伯鯀也非子文能薦子玉也有使之薦者也非褚裒會稽王昱能引殷浩也非曾公亮能引王安石也有使之引者也然而試於堯者亦非伯鯀試伯鯀者亦非堯也用於楚者亦非子玉用子玉者亦非楚也有使之試使之用者也建節於晉者亦非殷浩以節予殷浩者亦非晉也執政於宋者亦非王安石以政予王安石者亦非宋也有使之建節使之執政者也皆天也非人也可以毀而得毀可以譽而得譽可以毀而得譽可以譽而得毀可以高而得高可以庳而得庳可以高而得庳可以庳而得高可以遲而得遲可以速而得速可以遲而得速可以速而得遲可以夷而得夷可以險而得險可以夷而得險可以險

而得夷皆天也非人也其爲人也可處賤可處貴可處高可處庳可處遲可處速可處夷可處險是爲任天其爲人也可處貴不可處賤可處高不可處庳可處速不可處遲可處夷不可處險是爲戰天其爲人也不可處賤又不可處貴不可處庳又不可處高不可處遲又不可處速不可處險又不可處夷是爲褻天任天者樂戰天者寃褻天者賊女其還卯女之天以無動求於人其可乎能愚乎能離乎能泊然寡營乎能徐行翔徉於無何有之鄉乎譬彼木葉放乎中流其入茭菁蘆葦之側絓而止也與其迸之至於溟渤也總之不離乎木葉也詩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是故偃鼠飲河滿腹與黿鼉吞天者厭飽鈞也鷽鳩飛搶榆枋而止與九萬里而圖南者厭適鈞也人之處此世也奚以異焉既而又聞東陵君子天下之所謂致忠信著仁義無算蓋甚軟邑寠於其中者也僕又往告焉曰北門子好毀而橫南樓丞好

譽而濫則如之何東隩君子揭揭而起譁譁而語曰吾知所以斷斯獄矣凡今之人而惟君子是毀是擠者於名也梗於貨也枉於己也賊於子孫黎民也福不至凡今之人而惟小人是譽是援者於名也獵於貨也濛於己也黨於子孫黎民也禍不休是故舜必誅四凶周公必誅管叔太公必誅狂矞華士子產必誅鄧析孔子必誅少正卯諸葛亮必誅馬謖刑戮加於小人然后門賓塞門賓塞然后登選壹登選壹然后君子之休嘉集焉舜必推十六族鮑叔牙必推管仲子皮必推子產蕭何必推韓信徐庶必推諸葛亮呂婆樓必推王猛氣類成於君子然后根柢固根柢固然后反側銷反側銷然后小人之裁眚閉焉今某也君子其人也北門子胡爲其擠之也某也小人其人也南樓公胡爲其援之也則且詰北門子曰君子可擠乎則子胥不使舜擠十六族乎鮑叔牙擠管仲乎子皮擠子產乎蕭何擠韓信徐庶擠諸葛亮乎呂婆樓擠王

猛乎北門子必曰不能則且請南樓公曰小人可援乎則子害不使舜
援四凶周公援管叔乎太公援狂裔華士乎子產援鄧析孔子援少正
卯乎諸葛亮援馬謖乎南樓公必曰不能曰不能者何也本心之智未
沒而然不之理有據也維然生愛維愛生敬維敬生任維任生力維力
生碩維碩生齊維濟生神此謂君子之休羈集維不生惡維惡生斥維
斥生制維制生威維威生肅維肅生固維固生乂此謂小人之裁青朋
是故木產連理禾穗同穎羽來鵷鷄爰見麒麟能章明君子之人驗也
橘不化枳李不生瓜狐不升榻熊不入城能屏棄小人之大驗也惡有
毀君子而擠之譬小人而援之可以輔世長民而身名無恙者邪於乎
世無審音師曠是以講於六律也無善御造父是以閑於六馬也然而
攷六律者不之於師曠之於它控六馬者不之於造父之於它則且濡
忍曲折以豚其柄之所制焉柄在我則取君子風勸之先取毀君子者

刀鋸之取小人懲擬之先取譬小人者教敕之可也柄在他則勢所不能振譬之以理理所不能譬泣之以情情所不能泣昌之以辨辨所不能昌勝之以獨獨所不能勝垂之來者以為法戒可也是故音不廢則師曠不死御不廢則造父不亡天不廢則君子之公是公非不斷是何也天無時不在公是公非之中是謂義理之天天有時不在公是公非之中是謂氣數之天君子不爭而公是公非較然則白是謂義理之天養君子君子毋忍不爭毋敢不爭而公是公非然后明白是謂氣數之天鑄君子且夫兩君不可以成權兩天不可以成氣今謂義理一天氣數又一天有是理乎振古此天振古此君子之天有君子而天可以在公是公非之中可以不在公是公非之中可以君子之事鋪張揚厲為天之事可以君子之言提撕警覺為天之言是故生君子者天之功補天者君子之功是補乎爾曰天以公是公非之心予我我則受之則充

之是謂以我之義理補天之氣數我以公是公非之心違天天則賴之則享之是謂以天之義理補天之氣數是故氣數之亟則更爲義理鑄君子之亟則更爲義君子此天所以不廢也此君子之公是公非所以不斬也且夫或聖或狂或賢或否或賤或貴或貧或富或壽或夭或生或死或踣或亨或疑或信或晦或顯或短或長或病或肥或醜或美則焉往而不公是公非也邪聖如伯益伊尹周公孔子應有天下而不有天下而其可以有天下者公是不斬也狂如桀紂幽厲秦政隋煬應不有天下而有天下而其可以不有天下者公非不斬也賢如顏曾思孟應侯王而不侯王而其可以侯王者公是不斬也否如春秋七國之君應不侯王而侯王而其可以不侯王者公非不斬也賤如傅說爲胥靡甯戚飯牛車下貧如叔孫敖無立錐之地而其可以不貧不賤者公是不斬也貴如梁冀一門三后袁紹四世三公富如元載胡椒八百石而

其可以不富不貴者公非不斷也夭如顏回死如史魚而其可以不夭不死者公是不斷也壽如盜跖生如越椒而其可以不壽不生者公非不斷也直如龍逢比干而踣勇如淮陰道濟而踣而其可以不踣者公是不斷也佞如蘇秦張儀而亨柔如胡廣馮道而亨而其可以不亨者公非不斷也忠如望諸汾陽而疑功如絳侯蔡公而疑而其可以不疑者公是不斷也奸如林甫會之而信劣如彌遠體仁而信而其可以不信者公非不斷也吶如趙文子短如晏平仲病如伯牛醜如子羽而其可以不吶不短不病不醜者公是不斷也辨如淳于髡長如巨無霸肥如董卓美如褚淵而其可以不辨不長不肥不美者公非不斷也是故天之是非運以公地之是非載以公家之是非析以公國之是非闢以公可春而春可夏而夏可秋而秋可冬而冬寒暑不減盈虧匪賒式昭大信而能久成此天之是非運以公也可東而東可西而西可南而南

可北而北各北其外各正其維星羅碁布應應昀昀此地之是非載以公也舜不告而娶匪不順於瞽瞍也三叔雖唱流言周公匪不利於孺子也讒言三至而母投杼曾參匪殺人也孟子後喪踰前喪匪薄於父而厚於母也匡章匪不孝也直不疑匪盜嫂也第五倫匪笞婦也蔣之奇唐仲舉污冢叔晦菴以帷薄之私匪其實也雖有悲痛罔不停懲雖有疑似罔不光明此家之是非析以公也蠆尾亡損於子產也虧奚亡損於孔子也謗書一篋亡損於樂羊也三遺矢亡損於廉頗也蠱孜爲明珠亡損於馬援也百升飛上天亡損於斛律光也絺衣小兒坦其腹亡損於裴度也一錢不值亡損於李昉也三字獄十不遜亡損於岳鵬舉趙汝愚也雖有倒顛罔不秩敘雖有慘戚罔不馨香此國之是非闢以公也天得公以成其高地得公以成其厚家得公以成其仁國得公以成其義是故公是公非不斷然后私是私非不行公則不得復私此

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惡有維北門子之横阿南樓公之濫而貿靡波流不可收拾以至於盡邪倭於是嗒然若有所喪而蠕然若有所闢焉原西隅丈人之指空毀譽也於心栩栩也於世奚裨也原東陬君子之指臣毀譽也於心勞勞也於世多賴也是故西隅丈人可爲而不可爲也東陬君子不可爲而可爲也西隅丈人而可爲也以其無爭而不可爲也以其師寂威而朽厥真東陬君子而不可爲也以其危行危言而可爲也以其爲善敗之所由以詮詩曰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儀其捨西隅丈人乎其從東陬君子乎

諷羣下

浮邱子曰今有赤心大夫掌侍從之班居觱名之地荷天顧之休丞恩

榮之數咳唾如雷指麾如風崢嶸如嶽滂湃如海文與班馬並騁詞與屈宋競爽行與曾史等量彝與子賜同科是非不謬於人情喜怒必稱於己出王公大人不能持其短長九列羣司不能差其優劣然而禮賢若不及施物必以先隱惡而揚善寡疑而多欲詩曰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其大夫之謂乎於是朱啓公子揣其好名而尚勝趨道而驚廣也迺舒體而前宛舌而語曰僕冀士小生也敢進一言以游數子大夫之明名廣譽於天下其可乎大夫曰吁何見教之晏也願敬聽子必行其說乃已焉公子曰居物之穩而不思所以徠之者自爲絕其類者也擅國之寵而不以其賓客驕天下之人者自小其門戶者也昔者六國之時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三數千人逮乎秦呂不韋漢魏其武安之屬此風猶有存者而到於今則淩夷崔隤而不可復舉也久矣僕妾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犬馬餘粱肉而士

不厭糟糠於乎今之紆青拖紫而忍為斯態者不千百也哉斯其所以行事僅如婦寺比而姍笑其短者且盈天下也願子大夫毋蹈其轍而廣其迷焉大夫迺逡循避席而對曰善哉於是朱督公子暴歔大夫之高義於所聞知其所問知又暴歔大夫之高義於九州四遠之士而公子褒然稱客之首其它朝暮至於大夫之門者若鳥投林而魚赴壑也攷其投謁則大夫倒屣而迎曾無厭物之顏於其眉際整衣帶而出會無上人之見於其胸中也可不謂謙盈乎攷其晏集則大夫有酒如河必用儀狄之釀以博其醉有肉如山必用易牙之調以悅其飽也可不謂款洽乎攷其饋遺贈答則客遺文錦一端大夫報之白金百兩客遺棗栗一盂大夫報之寶刀雙握也可不謂綢繆乎攷其乞貸則大夫假粟而焚其劵貸錢而免其息可不謂慷慨乎攷其請寄則客有甚困阨之市大夫出死力以活之客有甚願欲之情大夫必酌其當可以遂之

也可不謂肫摯乎攷其薦達則客有片長薄技大夫予之品目以謚其美客有卓聞妙見大夫必芟庸人之論以成其用也可不謂挺特乎攷其一切所施爲則客固有賴於大夫而公子尤賣恩信於客大夫固有潤於客而公子尤享厚償於大夫大夫何其仁厚而公子何其挑取功譽之巧乎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公子之謂乎且夫室幽則燭照之霧結則風駛之於是大夫有碧眼奴子素忠信取親愛者乘間而請曰奴子事主人有年矣竊從旁覸公子目動而言肆智巧而願多入則夭冶嫺都從諛承意出則儇狡錚佼妄生羽毛自客之有投謁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謙詘自客之有晏集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款洽自客之有餽遺贈答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綢繆自客之有乞貸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慷慨自客之有請寄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肫摯自客

之有薦達也公子必曰非不佞則大夫無此挺特奴子事主人有年矣未嘗造次致卸於不良而公子專挾詐售欺以愚弄主人毋乃不可乎且是非亭因何嘗之有庸詎知乎主人以公子爲腹心爲爪牙天下之人不且以公子爲盜賊爲酖毒矣乎庸詎知乎公子以主人爲桀櫟爲寵階天下之人不且以主人爲佞魁爲亂媒矣乎庸詎知乎智而察者不且議公子以議主人矣乎庸詎知乎勇而傑者不且擠主人以擠公子矣乎庸詎知乎公子突梯滑稽於今日之日不且枝離反側於後日之日矣乎庸詎知乎今日之日公子帥羣客柔聲輭態以孅趨於主人之前後日之日不且帥羣客反顏怒目以主人爲不知誰何之人矣乎而主人嘗不知人之慘公子有飽則飛去之樂則何以遂初心而不敢訾笑於清議矣乎大夫奮髯抵几而怒曰公子與我如出一人奴敢爲反間之言而不蚤已則且斬奴以殉於公子詩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其奴子之誚乎於乎日中則昃月盈則食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俄而有非薄大夫之材而攻其短者矣俄而有掇拾大夫之私而中其毒者矣俄而有大力者覆壓之惟恐其不破碎矣俄而有深文者鍛鍊之惟恐其得脫於辠矣俄而削其祿俄而貶其秩俄而奪其要津俄而污其素行於是薦紳士族竊料公子素夸道大夫則必辨冤白謗以折紛紛云云之口而公子閔如也徐又料公子懼以危言憕遫得辠則必朝暮私於大夫止其驕殺毀其沈鬱而公子闒如也第見公子數日一往候大夫焉又久之月一往候焉又久之數月不一往候焉又久之不相聞問如塗人焉既而羣客揣摩公子意嚮以爲動止於是至於大夫之門者千減其半焉又久之百減其半焉又久之十減其半焉又久之虛無人焉詩曰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其公子羣客之謂乎於是大夫悵然惘心洒然出游造其宿昔故人著眉先生而告之曰僕

蹉跌命也乃不幸爲朱肩公子所賣而知人反出奴子下豈不大可憤怒矣乎蒼眉先生莞爾而笑曰是何足當子大夫之憤怒矣乎而獨不見孟嘗君之客乎孟嘗君廢食客皆去而爲孟嘗君畫謀以復其位而更廣其邑者唯馮驩一人而已矣而獨不見魏其侯之客乎魏其失寵太后益疏不用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夫不失而已矣而獨不見衛青之客乎青出塞征匈奴不得益封於是青日退而霍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而已矣而獨不見主父偃之客乎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唯孔車一人收葬之而已矣夫馮驩灌夫任安孔車天下之所謂長者也而朱肩公子天下之所謂反側子也天下長者不多有而反側子輒時時見於人間是乃風俗氣運之降非獨子大夫之不幸也且夫卽人以知性行意度之不美卽性行意度之不美以知風俗氣運之降豈唯客如之朋友故舊

或如之而獨不見張儀之事乎蘇秦爲相儀自以故人求見秦秦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曰子不足收也謝去之而獨不見呂祿之事乎酈寄與祿相友善及大臣欲誅諸呂劫酈商令其子寄紿祿而大尉周勃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謚爲景侯子寄代侯於乎信莫信於朋友故舊而秦以爲相騙儀而儀不能必之於秦寄以代侯賣祿而祿不能必之於寄而子大夫能必之於谷乎豈唯朋友故舊如之先生弟子或如之而獨不見董仲舒之事乎仲舒推說災異王父偃嫉之竊其書而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獄幾死而獨不見錢惟演之事乎惟演執弟子禮事王安石逮安石創行新法惟演屢諫沮之安石大怒而絕之惟演遂終身外任僅至朝請郎而卒於乎義莫義於先生弟子而步舒雖無狀何至併其師而愚之而仲舒

不能必之於步爵安石雖彊戾何至併其弟子而絕之而惟演不能必之於安石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先生弟子如之主臣或如之而獨不見大夫種之事乎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使種行成於吳及吳既滅人或讒種且作亂句踐乃賜種劍種自殺而獨不見韓信之事乎信佐漢高定天下戰必勝攻必取及帝畏惡其能疑信且反則使武士縛信斬之夷三族於乎鑒莫隆於主臣而以句踐之焦心勞思宜其追思舊德不忘而種不能必之於句踐以漢高之豁達大度宜其護持功臣不死而信不能必之於漢高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主臣如之僚屬或如之而獨不見周昌之事乎昌爲御史大夫謂趙堯年少刀筆吏耳既而堯諷帝徙昌爲趙相帝遂拜堯爲御史大夫而獨不見揚駿之事乎駿誅其故吏潘岳孫崔基等不敢主塟塡冢而逃於乎職莫職於僚屬而堯奪昌位於片言而昌不能必之於堯基岳等負駿於九泉

而駿不能必之於基岳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傑厲如之婣亞或如之而獨不見何尚之之事乎尚之之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尚之意好不篤湛欲傾丹陽乃徙尚之為祠部尚書而獨不見魏元忠之事乎元忠之子昇娶鄭遠女昇與節愍太子謀誅武三思廢韋庶人不克元忠坐繫獄遠以此離婚而獨不見解縉之事乎縉與胡廣約為婚及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其女截耳為誓乃止於乎情莫情於婣亞而尚之不能必之於湛元忠不能必之於遠縉幾不能必之於廣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婣亞如之奴婢或如之而獨不見彭寵之事乎寵拔薊城自立為燕王而蒼頭子密等三人縛寵斬其頭而獨不見楊慎矜之事乎慎矜之婢春草入貴妃姊家因得見帝具言史敬宗夜過慎矜坐庭中步星變夜分乃去帝怒而婢漏言於是王鉷李林甫飛牒告慎矜蓄藏讖緯妖言與妄人交詔杖敬忠賜慎矜死籍其家於

乎賤莫賤於奴婢而寵不能必之於子密愼矜不能必之於春草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奴婢如之閨闥之奸或如之而獨不見吳起之事乎魯欲將起起娶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妻以明不與齊而獨不見蘇秦之事乎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爲炊而獨不見朱買臣之事乎買臣不治產業常擔束薪歌嘔道中其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買臣不能留卽聽之去而獨不見竇懷貞之事乎懷貞爲韋后乳媪婿以自媚於后及后敗懷貞斬妻獻其首於乎諧莫諧於夫婦而吳起竇懷貞之妻不能必之於其夫蘇秦朱買臣又不能必之於其妻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豈惟閨闥之奸如之天親之愛或如之而獨不見劉向之事乎王氏擅國向上封事極諫而其子歆乃用王莽舉爲侍中爲莽典文章倡導在位褒揚功德馴致攝篡而獨不見褚炤之事

乎蕭道成篡宋爲齊褚淵由司空遷爲司徒從弟炤歎曰門戶不幸乃有今日之事而獨不見王安國之事乎安國戒其兄安石遠佞人呂惠卿銜之以此罷安國而安石弗爲救而獨不見蔡京之事乎京前後四當國逮昏耄不任事則其子攸權勢與父相軋遂擠之使去位於乎親莫親於父子友莫友於昆弟而以言乎趨附則向不能必之於歆炤不能必之於淵以言乎傾軋則安國不能必之於安石京不能必之於攸而子大夫能必之於客乎是故賢否親疎之故去來離合之機最不可恃最不可解謂賢者德盛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否者勢盛則亦如之謂否者德衰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賢者勢衰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恃也謂親者德過是以來者來合者合乎而疏者勢過則亦如之謂疏者德梗是以去者去離者離乎而親者勢梗則亦如之此所謂最不可解也且夫天下之最不可恃君子必有以恃乎其不可恃也天

下之最不可解君子必有以解乎其不可解也恃乎其不可恃莫如處之以和體之以恕解乎其不可解莫如固之以靜馴之以常剔賊至而我毋抵鉤距至而我毋設是謂處之以和滿讕至而我毋校寫詬至而我毋反是謂體之以恕紛拏至而我毋捷荷簡至而我毋隨是謂固之以靜憤懣至而我毋留慘痛至而我毋過是謂馴之以常是謂能以詩禮之槩禦不祥是謂能以天地之心感不良是謂能以君子之道槩小人之狂然則子大夫何必用不訾之軀爭小小去來離合於人間而重睢睢盱盱於客爲乎且夫山有猛獸羣物之歸也國有偷魁衆正之望也竊嘗評騭子大夫胸懷伊傅之忠口吐思孟之輿氣包僑亮之偉材奪賁猛之奇朝廷而不惟柱石之用岳轅而不惟薦紳領袖之求則已不然捨子大夫其誰與歸庸詎知乎向之譏議不停喙者不且久而論定以子大夫體用本末洞徹懇到矣乎庸詎知乎子大夫經權鉅細畏

之後不旦識老而氣沈身詳而心窖一旦得其當於家國天下而裨補更無涯涘矣乎庸詎知乎朱昏公子不且內顧謝罪啜泣而改其前非矣乎不且指九天以爲正願終身以爲好矣乎庸詎知乎羣客不且遝思回慮丐公子以重爲請矣乎不且蹻足抗手望子大夫後先而奔湊之矣乎且夫物態猶草木也君子猶春夏也草木有榮有落而春夏無不發生長養之時物態有高有下而君子無不俶儻瑰瑋之理願子大夫重仁襲義曾不蔕芥既去矣既離矣則毋譏讓以背其轍既而更來矣更合矣則毋抗拒以塞其誠而獨不見翟公之事乎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浮一沒交情乃出於乎客固薄矣而翟公毋乃褊乎願子大夫毋蹈其轍而善其後焉大夫曰善哉雖然君子固必有止人於衰之氣象既匱散而

更收之孰與蚤護持而一致之矣乎蒼眉先生曰是在子大夫之前行而素修也矣而獨不見周公孔子之事乎周公於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以勢而已則周公攝天子而有居東三年之變孔子爲司寇而卒退老杏壇以終其身豈其攝天子而千萬人來居東三年而千萬人皆去爲司冦而三千七十之子合退老杏壇而三千七十之子皆離矣乎如以前行素修而已則周公之千人萬人孔子之三千七十神理脈落直如一人而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各招致賓客以數千計者豈不窳污渫惡不足齒列如無一人矣乎於乎千萬人如一人是故可夷可險可生可死而不可使孅也數千人如無一人是故可去可來可合可離而不可使恒其德也顧子大夫繕其德性詳其品節厚其包裹愼其

交游修實不修名責躬不責物蓄同不蓄異樹好不樹仇義類足以廣己經訓足以服人鈞陶足以長世倫魁足以帥群底厲足以存檢莊敬足以持容忠勤足以吐歙記注足以明衷甯靜顓一足以固於其節譸張變幻足以止於其萌光輝絜白足以徹於其鉞陰賊險狠足以媿於其衾安居恬愉足以槩於其衆勞苦患難足以剖於其誠真源活潑足以證於其諦摧殘零落足以止於其宗豈不道德尊而善氣洋溢矣乎大夫乃惴恐讋伏而謝先生曰自今以往謹當發憤循孔思抗心厲志以奉先生之教督無敢忘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先生之謂乎

浮邱子卷之七

益陽湯鵬海秋著

原變

浮邱子曰君子積學所以明道明道所以辨物辨物所以受材受材所以理政理政所以濟時濟時所以庇國詩曰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是故天下之材莫不出於君出於相出於師出於友必伏羲然后用六佐必黃帝然后用四相必舜然后用五人必武王然后用亂臣十人天下之材出於君此其徵矣爾乃左右王前而與聞官人立政之事唯相是賴必管仲然后識隰朋賓胥無必子產然后識裨諶馮簡子必諸葛亮然后識蔣琬董允必狄仁傑然后識桓彥範張柬之天下之材出於相此其徵矣爾乃與陶問學而參造化之權唯師是賴必仲尼之門然后多王佐之器與奔走後先之材必子輿之門然后與聞王霸德力之辨必王通之門然后多將相必歐陽修之門然后

衾文章節義之士天下之材出於師此其徵矣爾乃游揚聲氣而關天下國家之重唯友是賴必鮑叔牙然后薦管仲必百里奚然后薦蹇叔必呂婆樓然后薦王猛必劉子羽然后薦吳玠天下之材出於友此其徵矣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夫謂君子不我遐棄而忍自我遐棄君子乎哉是故爲君者不可以不愛材爲君而不愛材謂之驁爲相者不可以不愛材爲相而不愛材謂之厖爲師者不可以不愛材爲師而不愛材謂之陷爲友者不可以不愛材爲友而不愛材謂之媢積驁則生陰陽水火之釁積厖則生禮樂征伐之釁積陷則生僞文史成荆棘之釁積媢則生借名器長穿窬之釁百靈之所以弗集萬邦之所以弗甯則皆於不愛材之一念乎幾之易曰憂悔吝者存乎介言一念不可以不慎也且夫治其一念所以治天下也去忘從敬所以治其一念也是故爲君者不可以不敬天知敬天則毋敢驁毋敢厖則愛材必矣爲相

者不可以不敬人知敬人則敢貽毋敢貽則愛材必矣為師者不可以不敬道知敬道則毋敢陷敢附則愛材必矣為友者不可以不敬義知敬義則毋敢娟毋敢娟則愛材必矣是故三代已上有聖君焉天下之材訢訢如也三代已降無聖君焉有賢君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君焉有賢相焉則天下之材不枯無賢相焉有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不枯有賢師友焉又有賢君相焉則天下之材大不枯無賢君相焉又無賢師友焉則天下之材乃大枯矣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而況於材乎是故材者國之寶也愛者忠之貴也能克己者愛材之大本也能得人者愛材之偉役也凡愛材而不能克己者走聲氣而捷得之樹門戶而私自衛之也走聲氣而捷得之謂之巧樹門戶而私自衛之謂之小借有力以收拏口之譽謂之寵奸教告人而漫不知其所提撕箴儆謂之僑官爵氣燄足以籠絡浮華淺佻之士

而亡能用道德之腴潤澤豐美之謂之槁名爲好善忘勢實則陰取柔脅輭態以便其驕而甚不喜勝己者異己者以證其不然謂之擣是故公孫宏雖延賢人而惡汲黯之戇曹操雖號知人而忌孔融之名嚴武雖交杜甫而召杯酒之釁王安石雖敬程顥而致提刑之貶詩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於乎既怒矣則惡得謂之同心乎哉既不與賢能正直同其心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凡愛材而不能得人者以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以其私議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藉之也未嘗學問之躬而領袖之謂之望輕其私議鄙見所許與之人而柄藉之謂之勢橫心好之口出之而聞者已竊哂其非天下之第一流謂之辱名豈唯非天下之第一流而巧言令色孔壬時或出乎其內謂之肆情天下人物咸在操縱翕闢之中而俾呰窳媮生者抳足而登先路倜儻非常者走微末嬰衰老而不得一當其可謂之不平社稷血

豚爲後友朋脣漆爲先於是制治保邦之猷撥亂反正之略不以屬之仁賢乃獨屬之天下所不棊說而已所阿偏之人謂之自傾是故王嘉勸念孔光不知其諂冠準素書丁謂不知其佞趙鼎深信秦檜不知其奸陳循屢薦徐有貞不知其險書曰爾無昵於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於乎苟廸上以非先王之典矣則惡得謂之不爲憸人乎哉苟昵於憸人矣則惡得謂之愛材乎哉且夫千夫入林而求名木不可得也有工師焉知名木之所以生巨室之所以成然後奏其伎而天下稱良焉百夫守病而進參苓不能傚也有醫師焉知病之所以結所以瘳然後奏其術而天下稱神焉夫君子天下之所稱工師醫師也是故愛羣材如指臂愛奇材如耳目愛大材如心膂愛全材如性命君子材矣而杖羣材以奔奏之杖奇材以夸適之杖大材以斡當之杖至材以神明之君子不自材其材而材天下之材此謂愛材而能克己君

子愛材矣而毋以瑣屑充羣材毋以欺誕充奇材毋以狂劇充大材毋以優柔充至材君子材天下之材以適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謂愛材而能得人且夫行天一也而神能行天與毒龍行天或馴或暴或利或害則有間矣愛材一也而君子愛材與小人愛材與不小人而又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或眞或贋或始或卒則有間矣是故小人愛材與不愛等不小人而又不足於君子者之愛材與不君子等今有學相馬之術於伯樂者嘈嘈焉而辯鄂鄂焉而不能平也既而其馬一日千里焉是爲善學伯樂者矣既而其馬一日不能百里而僅焉郎能千里者食之不實其腹用之不盡其材焉是爲不善學伯樂者矣是故太上以天愛材其次以人愛材其下以愚愛材最下以僞愛材以天愛者成其道以人愛者成其名以愚愛者成其愼以僞愛者成其傎是故成道成名愛材之師也成愼成傎愛材之蠹也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

吏既釋如相尚矣是謂愛材之盡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衆能其官惟爾之能是謂愛材之師去盡從師材乃不疵智而有禮交乃不諂仁而能義忠乃不至毋鄙於交植其紀綱毋至於悉作其君王道乃昌國乃久長

## 原憎

浮邱子曰貴必因於堅白賤必因於瀆嬖愛必施於君子憎必施於小人既憎小人又憎君子好苟比者也無偉識者也募和平之虛者也顛倒而莫能自立者也既憎小人又媚小人不律己者也無其肯力者也多隱忍曖昧之私者也狡詐而卒以自辱者也昔張說為承旨朝士多趨之王賀沈瀛相與言曰吾儕當以詭說為戒無何賀潛往詣瀛先在焉田令孜為中尉名朝貴飲酒張濬恥於衆中拜之乃先謁令孜於隱處謝酒焉且夫以詭說為戒以衆中拜令孜為恥此非醉夢之儕而有

夜氣之存也邪然而質瀕卒不能不諱說潛卒不能不歆令敌之酒是謂旣惛小人又媚小人昔袁盎爲趙談所害沮其參乘乃其見上廬周勃甚恭則曰丞相非社稷臣卒有廷尉之禍爲徐有貞因裁制石亨輩是以見放乃其倡復辟之舉則曰不殺于謙此舉爲無名爲且夫以談爲不可參乘以亨輩爲不可不裁制此雖聖智而尸于朝豈能加於其意也邪然而勃非談比何以擠於盎之一言謙非亨比何以死於有貞之手是謂旣惛小人又惛君子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吾惡知夫今之樹門賓以納辟走貴氣炎以生恐悁收徒黨以廣稱譽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標忠謇以欺朋儕飾澹泊以嗤仕進違羣衆以作硬語是何爲者邪吾惡知夫今之覓階梯而賤行檢工鬼蜮而反常料歷腑肝而逃裂覺是何爲者邪譬彼善姪而有私辟之女對丈夫以貞介自誓對狂且則不勝其連卷便嬛焉於乎惛小人而自名之豈非對丈夫

以貞介自誓之謂邪術小人而自利之豈非對狂且不勝其連卷便嬛之謂邪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今之席儒名而談功利變祖制而構事會刓士氣而生瑕垢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今之舉大體而騰非毀見古心而笑迂闊障獨是而敢誹何是何為者邪吾惡知夫今之眩是非以梲義倒懸且久以更品題諡首尾以成矛盾是何為者邪譬彼猛火起於長林深谷之間薅除荒穢斯可矣而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釣愛其焦爛焉於乎憎小人而訶止之豈非薅除荒穢之謂邪憎君子而攻抵之豈非香草名木珍禽奇獸釣愛其焦爛之謂邪是何為者邪詩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是故古之聖賢善用憎者析其類俾勿恩守其閑俾勿遷舜大聖也流共工而命伯禹武大聖也僇蜚廉而釋箕子是謂既憎小人勿憎君子是謂勿恩閔子大賢也不為季氏宰孟子大賢也不與右師言是謂既憎小人勿媚小人是謂勿遷勿恩之謂智勿遷之謂

斷智且歠是故小人無倖心君子無失筭無失筭是故君子交通曙藹君弟兄無倖心是故小人畏之若雷霆且夫理固有不可握也而論固有不可解也我以為君子交通曙藹君弟兄小人畏之若雷霆邪庸詎知乎小人借君子則護持君子者何其少君子憎小人則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何其多邪詩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婚姻孔云是故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不曰君子教勉小人則曰君子非毀小人不曰君子屏剝小人則曰君子傾擠小人是故石顯以蕭望之為譖愬元載以顏真卿為誹謗呂夷簡以范仲淹為離間嚴嵩以王宗茂為誣詆此皆造亡為有飾幻成真搦直紋而作曲鈎污素衣而變黃塵而今之力能為小人左右者何取義焉此必與小人有親故者也有請寄者也有賄者也乃至並無親故並無請寄並無賄而浮於聽睹劣於識察則謂小人誠受非毀也傾擠也而信之矣此必與君子有仇讐者也有意見者

也乃王並無仇讐並無意見而嘗其激卯影其健決則謂君子誠無非
殺也須辨也而信之矣此必其人毋以賢詩爲節者也毋以大君之命
爲重者也毋以人物爲意者也乃王雖以賢達爲節雖以大君之命爲
重雖以人物爲意而手操高下之柄目眩然疑之辨則謂君子好爲已
甚因而挫君子之鋒長小人之燄也而顛倒推錯之矣詩曰兄弟不知
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是故人心之死久矣其孰醫之而孰詳
之雖然人心死而君子之心不死也是何也其道足以樹乎其躬其德
足以實乎其心其氣足以昌乎其言其志足以壹乎其行是故浮雲自
銷也明月自燭也穠秀自勒也嘉禾自新也明月有時而受浮雲之累
累去而明月自存嘉禾有時而受穠秀之累累去而嘉禾自存君子有
時而受力能爲小人左右者之累累去而君子自存夫累而能存存而
能承君子之所以大於萬物也是故大於萬物謂之君子小於萬物謂

之小人夫小於萬物是不得不在大於萬物者操縱歙闔之內矣詩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是故君子而昔小人扶清議塞私譽也曾是以爲非毀邪君子而絀小人扶直道塞曲庇也曾是以爲傾擠邪屈原嫉讒語汲黯輕刀筆陸贄斥聚斂蘇軾攻新法此非毀邪清議邪周公誅管叔孔子僇少正諸葛亮廢廖立朱熹劾唐仲友此傾擠邪直道邪春秋傳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今不辨其孰爲鷹鸇孰爲鳥雀而槩君子以不適於中啟小人以無所不至無乃不可乎且以清議爲不適於中以私譽爲適於中以直道爲不適於中以曲庇爲適於中則無乃天下之大謬不然者乎清議元氣也直道初心也清議如錚直道如鼎元氣如天初心如日而惜乎其雜襲嘶塞脭一朝一夕之故矣自冠履倒而紀綱壞自紀綱壞而世風靡自世風靡而直道廢自直道廢而是非殺自功利橫而性情汨自性情汨而人材賤自人

刊毀而清議隳自清議隳而好惡反一害彼洪水滔天而實敗舟其中良豈有不顛覆之理乎雖然洪水可駭而天下之涉江湖者未嘗絕敗舟可惜而天下之操舟楫者未嘗罵天歪其變人莫不詢其常也大廷之是非可移而通國之是非不可移一代之好惡可反而千歲之好惡不可反我積其末人莫不歸其根也無人而無爵位也則無人而無初心也無人而無初心也則無人而無直道也無代而無功德也則無代而無元氣也無代而無元氣也則無代而無清議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今以大廷而欺通國通國之目視手指至矣以一代而欺千歲千歲之目視手指至矣此豈僅如十手十目之比乎然而且奮奮焉以通國爲不足畏以千歲爲不足憂以親戚怨咋道塗非議爲責我太苛以史乘譏刺野老流傳爲與我無損是猶車覆栥拔而曰匪馬之之罪衣敝於笥而曰匪蟲之罪是何爲者耶

罔辨

浮邪子曰太上君子而德術也其次君子而材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末術也又其次君子而曲術也或曰敢問如之何其爲君子而德術也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爲君子而德術也者搴彼苣蘭有郁其香君子之性君子之藏酌彼醴泉有澄其絜君子之操君子之别念厥攄君抱道以生天民大人遑躁與并在其度褎然有成窮斯韜伏達斯縡經皇猷黼黻咨汝乃可其股其肱以左右我乃糾厥謬乃繩厥愆乃啟乃沃乃植厥根播爲德音條爲紀綱自上下下有典有常春無淫風夏無愆雷天人合德猗與盛哉入補匡襄出無泄言紀善於君過由己焉訏訏惟道濟濟惟人招來俊艾鸞噦翳振一藝一名何戒取斯剡乃賢喆帝王所師帝王之師坤乾之光毋使大木戕凌厥霜毋石糅王毋虎從羊毋里之觀先彼姬姜讚與

禜之浮則鎮之百爾君子乃克敬之物則成之已則登之告于皇天亦
克贊之社稷之利子孫之休既奠厥功職思其憂雖有弟君當可乃止
顧乞骸骨老則虞只青山高高白水洋洋爾有樵漁來止來慶白水洋
洋青山高高有始有卒上下之交譆此其爲君子而德備者與僕不勉
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其
爲君子而材術也曰僕不勉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謭考焉又論焉兼
權而熟察焉其爲君子而材術也者山有虎豹澗有蘪蕪挐雲吼風厥
聲以馳驁彼欃槍兆如豫章干霄蔽日厥大難量展也君子萬夫之雄
放言高覩四座生風躡彼鬚髯縱橫婀娜忖彼膽肝實忠實果指麾萬
有不見端倪中藏精炯外塞侵欺雖有鄰鉅挺厥身先不敢告瘁則罔
所懲雖有危疑乃心則許人不我利神則我與雖有榛梗乃亦偶然去
壅從逼鏡以青天雖有讒詠豈其中人蛾眉自妍佌偆自塵日星如煽

江河橫流爾材爾智誰其爾僕爾之經營弗遺細故爾領推仍擴其謬
誤爾之抽劈乃及文章條事所苞金玉其相爾倚爾長聖示爾箴斂其
猛摯予以靜深毋鬬爾勝或遇其敵毋傳爾譽或溢其則毋信爾前或
僨其後毋騁爾心或縶其手能剛能柔能陰能陽以施于世俾壽而康
剛兮弗柔陽兮弗陰有直于古弗知其今嘻此其爲君子而材術者與
僕不敏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
之何其爲君子而末術也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久
論焉兼權而熟察焉其爲君子而末術也者勞勞蠉蝡爾能幾何寒蹇
駑駘枉用殊科大之弗職唯細是名瑣瑣覼縷拾纖暇精稚行就懦發
言從讓譖彼鎖鑰弗敢以逞進諂于延靡否靡可攝爾威儀靡有嫚媠
退居于室其顏諂怡閱爾宮惚云詍詍之知鹿折其殆龜例其腸不爭亟
先於以無殃積愼生慮用愚執物銘寄爲平塞信以詘其在禮樂天地

之根則刈其說弗可以與其在刑政民物之紀則侚其文弗可以理其
在家族爲忠爲愛則奪其氣教之以忍其在羣倫無舅無孥則剝其藹
以風諭焉於時之侚辭而不講外補[illegible]偏內會散環於乎君子弗導厥
源無論百世以支目前譬彼膏肓厥疾孔多扁鵲弗用藥石則那譬彼
燕雀有堂有居風斯傾矣曾不是圖噫此其爲君子而末術者與僕不
勸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敢問如之何
其爲君子而曲術也曰僕不勸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朝考焉夕論焉
兼權而熟察焉其爲君子而曲術也者彼松之蘿不能上天彼藩之蔦
東西以隨有附斯起有使斯旋有比斯黨有諛斯賢摠厥生平未嘗學
問爾其智慧屢工彌進惡流無際厥浸孔多智慧無根枝離奈何尅核
是非剝竊忠信漁利蘇功以爲職分乃鋪乃張乃揚乃厲乃亘厥聲布
滿人世乃消乃沮乃閉乃藏乃賊厥心不可比方入告于后其色悲憐

九州疾苦是究是宣出則騶若彝其半像蕢貨賤德衆莫敢論方其墜墜造作禍福善則聲飛怒則連坐毒深怨沸濟以桀從蚍蜉蟻子其援不窮既暴示之又諱藏之飫燕私之又遊敖之於乎君子未之有極將墜更翔厥馳弗息其盡懲艾以就典型進之灑濯用醒厥明有言弗信視若贅瘤寶其私智以遨以遊有行弗擢墮彼泥潦雖衣美錦不能完好嘻此其爲君子而由術者與僕不敏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四者之辨豁然明白矣若乃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則如之何曰僕不敏不足以知之雖然嘗試劬考焉久論焉乘權而熟察焉其爲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者盡進德術之君子詔之曰以爾淳學華僞化邪慕志於爾乎是嘉以爾元氣蘇彼屯蒙廢物於爾乎是豐時則雖爾之淑爾乃爲民祿於進才術之君子詔之曰施爾智勇救時之窮爾其無若今之懦哉爾血氣相道之可爾其無若今之巨

時則雜爾之重術乃慨厥動次進末術之君子詔之曰硜硜乎奚以爲僕僕乎其彬焉歸其惟樹爾器宏爾識爾弗宏弗樹則疇其譬爾之惑次進曲術之君子詔之曰睔睔乎奚以爲貿貿乎不知古之是而今之非其惟澣爾習復爾性爾弗澣弗復則罪爾以不祗敬諸此其爲操縱四者之術而用之也與僕不勉誠不足以語此聊試爲子陳其槩而括其說云爾或曰旨哉言乎其在易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其在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微吾子言其不盲於四者之術邪否邪其在詩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吾子雖言也其能警動於蠢物之聽邪否邪孰秤邪孰鏡邪孰悔其倒顛而反之正邪孰虛中而待大賢一言爲定邪

相惡

浮邱子曰相可徵乎曰惡可徵可毋徵乎曰惡可毋徵於今之徵乎於

古之徵乎曰於古之徵於剽察捷得徵之爲古乎於熟覽深思徵之爲古乎曰於熟覽深思徵之爲古則審聖者睿者以徵相之獨則審頑者覩者以徵相之下則審貴者柄者以徵相之隆則審賤者錮者以徵相之定則審依以徵相之特則審用以徵相之稱則審薦以徵相之宜則審教以徵相之華則審學以徵相之成則審愼以徵相之休則審運以徵相之轉則審書以徵相之流則審非以徵相之差則審肆以徵相之舊則審生以徵相之惡則審殺以徵相之棄則審蔽以徵相之偏則審過以徵相之誣則審跡以徵相之似則審聚以徵相之微則審聲以徵相之誠則審言以徵相之發則審容以徵相之著則審動以徵相之備則審天時以徵相之通則審地宜以徵相之出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姑布子卿失其情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術許負管輅失其辨不甯惟是凡擴拾瞻人蒐士之罹餘用以操人材之賢否進止凡操人材之賢否

進止用以顛倒摧錯天下之人材者咸奪其迷而致其悟則謂窮擇而極言之其可焉其爲人也清而廣大而常智而厚勇而慎慈而止簡而和質而充文而靜廉而平信而通直而則正而化聖而安神而明則所謂審聖者薄者以徵相之獨必於是焉其爲人也使之察則無巧慧使之舉則無拳勇使之辯則無理道使之謀則無伎能目不瞎而已盲耳不塞而已聵體不拘而已攣氣不病而已憊則所謂審頑者鈍者以徵相之下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膚華充盈而氣載之須髯長大而名稱之衣裳翕赫而儀舉之佩玉鏗鏘而步徐之入對於君斂收如也出接於衆縠縠如也偈偈如也則所謂審貴者利者以徵相之匯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貪而好進愎而好營遂而好訕佷而好怪不稟訓言不畏憲典不拒私請不塞邪計幸而藏也厭罪以盈不幸而暴露也爾乃禦螭彪以危其生則所謂審賤者鄙者以徵相之宅必於是焉其爲

人也理大物博不窮於對骨重神寒不衰於久學足以辨惑道足以楷
非義足以進賢度足以止奸尻左右能爲君之重可師而不可友可友
而不可臣可臣而不可僕居心膂履膴能爲君之芘可恒易純常而不
可使眩可痛哭而不可使佚可死而不可使爲其所不爲也則所謂審
依以徵相之特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老成樗固可使鎮紛聽斂齊給可
使治煩中正比宜可使服物方皇周挾可使帥羣脩身絜行可使屬廉
壹志白心可使納忠奇謀勝算可使禦蠻純終領閑可使守常優優簡
簡可使居內㤥㤥虒虒可使馭外踽踽涼涼可使執法魚魚雅雅可使
導文謇謇諤諤可使觸邪懇懇懇懇可使愛民則所謂審用以徵相之
稱必於是焉其爲人也言毋違衷行毋盭節事富毋覬其所覬事貴毋
貢其所懽與之接而知其賢也與之久而知其定也納之君而知其可
也施之衆而知其說也是故敬言薦之而匪其私密書薦之而匪其私

敬格薦之而匪其亟出位薦之而匪其敢薦者毋不詳受者毋不果不
苟於人是以不遂於天也不懈於末是以不隘於巨也見善思遷是以
能持風氣之總也見過思懲是以能敺民物之害也與世長慮卻顧是
以能不謝猶荷於艱難百折之秋也與我正論直指是以能不辜風義
於鉏鋙萬變之極也則所謂審薦以徵相之宜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可
清河濁可懸可俟尊之典則然后文附之禮義然后中樹之威令然后
謹守之職事然后慟劇之師友然后變彝之君相然后與其或已墜下
流而藥石之則不肖可以挽而至於中材不則受誤當年而自新之則
轉瞚可以進而預於吾道則所謂審敘以徵相之華必於是焉其為人
也少而誦六藝之文焉壯而行其義焉老而中其節焉得詩之意故婁
疊得書之意故條達得易之意故靜深得禮之意故和平得春秋之意
故祇肅涵濡乎寸心而周流乎四體焉饜飫乎古今之腴而蟠際乎天

地之大焉馴致其效而不自知其然㷊識其意而不能標其所以然則所謂審學以微相之成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寵而能降高而能平亟而能制驕而能操功而能忘名而能屈辨而能兩義而能和聚而能散益而能損勝而能怯喜而能懼重而能受信而能處愛而能明專而能容毋我小於物喪厥有常毋戰羣情之不然而嬉天以狂則所謂審愼以微相之休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生中古不上古若也生叔季不中古若也其心性氣質不古若也乃其結病亦不古若也古之心性病也天今之心性病也人古之氣質病也執今之氣質病也妄病天者善可補病人者愚自封病執者有所止病妄者殊不祥則所謂審運以微相之轉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入芝蘭之室其香郁郁焉入鮑魚之肆其臭汶汶焉駕兩蝸一龍其至於天也黎焉航斷港絕潢其至於海也無日焉楷守則陋廣游則雅朋奸則曲叢善則直

由禮則馴廢法則狠莊敬則强弃業則擅則所謂術資以徵相之流也
於是嵩其爲人也握飯曰急幺曆曰小僂迦曰短悄眊曰悴皆縮曰怯
邇䪼曰怯𧾷越曰狹顑顱曰鈍偏至曰曲屈容曰員色愛曰美肉食曰
骯柔橈曰弱実椒曰滑諂諛曰佞詐譏曰奸汎劃曰輕跨越曰㨗狡憤
曰詼詅咤曰異彈物翁欲曰後削民肥亡曰貪居奭睃卑曰紫納譔御
肎曰嶭習僞成負曰溺藥故就新曰淫顛黑倒白曰怪持短論長曰黠
蝦食蠅膏曰諂蟻援蝍附曰妖妬能媢姚曰忌嫉文飾法曰刻捃取功
譽曰所安生羽毛曰黨弩辟曲私曰頗㧱約卑敬曰疑斷損名貨曰濫
鄙婁利病曰欺譸張曰詡拔猖曰狂踏駭曰𥚃媟褻曰亂嫡笑曰侮物
鈴曰戾嚬嚬曰矛悁悁曰忿叮叮曰紛卒卒曰遽屑屑曰猥恔怪曰鄙
仳仳曰陋婊婊曰庸則所謂審非以徵相之差也於是焉其爲人也好
勝而毋量其力好是而毋度其理好名而毋止其務好交而毋擇其友

好傷人之瑕而毋反其身好發圖之蠹而毋詳其術純剛純陽其戒孔長腹心之孽肢體之傷前行驕騰後有斧斨正坐侃侃盜刺在旁則所謂番肆以微相之笛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產於涼德辱行之家而聚以非禮無法之族長於荒嬉不根之鄉而選以驅轉既末之俗無清氣以爲之扶養無厚基以爲之憑籍則所謂審生以微相之惡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心性逆而貌不隨體設險而陰不折視聽搖而慮不專智慧繁而察不恕記問富而辨不竭機事密而議不入氣力橫而攻不勝名義借而邪不破其造作流言如風如泡其馳送難辭如針如纏其反是獨立如劍如戟其矜才自小如蟻如蚕是聖賢之所不然也雖其突兀也而泰無理矣是帝王之所必誅也雖其遁逃也而卒旦中矣則所謂審殺以微相之藥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慈愛失之溺寬恕失之縱謙讓失之勞畏葸失之疑雄烈失之躁多識失之繁質偏失之穢君落失之疏

明察失之盡刻核失之甚廉介失之隘木彊失之極斬斫失之深徑露失之單周詳失之遲遹往失之貪則所謂審蔽以徵相之偏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治其大畧其細行其信致其疑明己不明而反晦也治人不治而反午也衆所不悅而反犯也素所不然而反泄也攖心之疾而忠孝之所塞仁聖賢人之所憐也遭時譴訶而親戚君臣上下之所不容山川鬼神之所怨也則所謂審過以徵相之誣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多私而畏欺則飾之以公忠多黨而畏露則飾之以厚重多忌而畏誘則飾之以宏發多援而畏濫則飾之以挺特多刻而畏慘則飾之以仁慈多鄙而畏陋則飾之以儒雅多反覆而畏友朋則飾之以信誓多回遹而畏君父則飾之以樸誠多閉藏而畏神元則飾之以明白多非譽而畏天地則飾之以善良則所謂審跡以徵相之似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深而不可測也曲而不可盡也不冒榮名而不可狎也試之以言乃知

其理試之以事乃知其力試之以常乃知其養試之以變乃知其智試之以虞乃知其謹試之以憤乃知其和試之以利乃知其廉試之以告乃知其正試之以大乃知其受試之以小乃知其兼試之以古乃知其與試之以今乃知其詳則所謂稽衷以徵相之徵必於是焉其爲人也心從仁則其聲順心從禁則其聲逆心從義則其聲正心從欲則其聲淫心從哀則其聲死心從樂則其聲生心從愛則其聲緩心從惡則其聲急心從喜則其聲揚心從怒則其聲塞心藏於密聲爲能密是故壞天下之城府者莫如聲心利於借聲爲能借是故斷天下之膠葛者莫如聲有是心必有是聲是故揣摩擬議不能移易者莫如聲有是聲必有是心是故材智辯說不能解脫者莫如聲則所謂審聲以徵相之蔵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沉潛者其言簡嚚嚴者其言厚撿括者其言詳側恒者其言諳儉壹者其言絜謙約者其言和悃愊者其言樸辟棘者其

言妄詆僞者其言堅骨鯁者其言直綜覈者其言巾側儻者其言偉光白者其言亮聰察者其言析主持進止者其言準掉弄是非者其言閃畏法尊繩者其言恭離跂攜脊者其言放倚智隱情者其言晦與人不疑者其言達懷誠秉忠者其言實用上行私者其言僞趨事赴功者其言警說日勸戚者其言緩拘攣者其言儉黔淺者其言僅煩黷者其言促倥偬者其言迫羇難者其言澀佮傷者其言孑迣遛者其言悲忼慨者其言激沸騰者其言謚掎摭者其言苛跋扈者其言犯陰賊者其言甚訾讆者其言悍誖謾者其言誕歆羨者其言豔衒鬻者其言盡諂蕩者其言散滯淫者其言低瘦唶者其言冗呫囁者其言孅刺探者其言詭滑稽者其言剽心有所恧而自智之者其言彊事有所難而反易之者其言吝非其德而掠其美者其言甘無其事而造其誣者其言遁則所謂審言以徵相之發必於是焉其爲人也朝廷之容敬則君子精則

否祭祀之容誠則君子飾則否軍旅之容肅則君子嫚則否喪紀之容慽則君子易則否尊居之容治則君子亂則否獨居之容操則君子縱則否乍見之容靜則君子擾則否習見之容壹則君子變則否是故容根於心心根於理理根於則則根於天知其根則所養不可以毋豫矣容現於身身現於事事現於幾幾現於世知其現則所發不可以毋慎矣所養豫則容足以從其心所養毋豫則心足以肆其天是故容者聖狂之符也所發慎則容足以昌其身所發毋慎則身足以踣其世是故容者禍福之樞也則所謂審容以像相之者必於是焉其爲人也立毋跛坐毋蹁視毋還聽毋聳跐毋高齒毋露說毋疾事毋驟毋登高毋臨深毋窺窕毋測隱毋浪跡毋流心毋懸佻毋惰游毋孅趨毋贅行毋伉俠毋鬭捷毋席勝毋踞肆寢毋尸行毋傍食毋隃飲毋荒冠毋側褻毋顛帶毋鼓履毋跣循是則正違是則邪循是則吉違是則凶則所謂審

動以徵相之常必於是焉其為人也博愛容衆得春氣也否則春之所不能罰也立嚴哀功得秋氣也否則秋之所不能義也長養榮生得夏氣也否則夏之所不能廣也哀死恤喪得冬氣也否則冬之所不能徵也春不能潤則其人不可以定命秋不能振則其人不可以倚杖夏不能廣則其人不可以圖大冬不能徵則其人不可以討誠則所謂審天時以徵相之道必於是焉其為人也生燕趙則優於義劣於禮生吳越則優於智劣於信生齊魯則優於禮劣於智生秦蜀則優於義優於信劣於仁生楚粵則優於智優於義劣於禮是故東緯於風土則君子以其風土卜其人材變化於人材則君子又以其人材槩其風土則所謂審地宜以徵相之出必於是焉故曰此二十六徵者得則姑布子卿失其儁唐舉失其斷呂公失其辨許負管輅失其辨故曰於古之徵非今之徵於熟覽深思徵之為古非剽竊捷得徵之為古也孔子曰視其所

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孔子之所謂以由安我之所謂二十六徵也我之所謂二十六徵今之親戚君臣上下所不謂盡然也爾乃謂帝嚳駢齒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以爲古今創見也爾弗乃謂舜何人也而項羽與同其目孔子何人也而陽虎與同其貌乎爾乃謂蒼頡四目爲黃帝史重耳駢脅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以爲人物挺出也爾乃弗謂伊尹面無須麋而爲阿衡商是以補其惡德周公身如斷菑而攝天子周是以受天永命乎爾乃謂顏淵山庭日角曾參珠衡犀角以爲聖人之徒也爾乃弗謂三千七十之中子羔子羽以貌寢聞乎爾乃謂商臣蜂目豺聲叔魚虎目豕喙以爲不祥之物也爾乃弗謂盜跖恣睢暴戾横行天下竟以壽終乎爾乃謂鄒忌弗如城北徐公之美以爲汗顏而自點也爾乃弗謂醜陵不颬見重於鄰封之使而王衍徒似寗馨兒誤天下蒼生者必此

人乎衛淵美風儀善容止而觀其行而婁皮貌猥中人以其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乎爾乃謂諸葛亮身長八尺自比管樂以爲凡握軀幹者可恃也爾乃弗謂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定楚國如反手而王莽用巨無霸云抹於敗乎晏子長不滿六尺名顯諸侯而田千秋長八尺餘匈奴聞其爲相而笑之乎爾乃謂王猛捫蝨而談當世之務以爲凡擅資辯氣力者可倚杖也爾乃弗謂趙文子呐呐如不出口以寧其國而優孟效孫叔敖抵掌談論彌似而大亂眞乎諸葛恪大口高聲適取覆亡而韓琦聲雌爲宋之社稷臣不媿乎爾乃謂李勣喜道狀貌豐厚者以爲不薄命足以成功名也爾乃弗謂韋叡體羸不能跨馬累著戰伐功而安祿山垂肚過膝甘爲畔臣乎祝欽明體肥而舞五經掃地而司馬光枯瘠自如天下以爲眞宰相乎爾乃謂天下之人之賢否進止在肢體顏狀天下之人之肢體顏狀在剽察揣得以爲照之若日月見之若

蓍龜也爾乃弗謂拔一材則天下以爲斗筲兼一職則天下以爲穿窬竄一策則天下以爲酖毒樹一議則天下以爲俳笑用人太急責俊太速則天下以爲無養辨材太苛進秩太易則天下以爲不祥無根而榮無翼而飛則天下以爲大戮滅火求爇倒裳求領則天下以爲至愚公道弗章清議弗平官常弗敕國柄弗振禮樂弗舉兵刑弗勝朝野弗壹中外弗弁大猷弗燭若節弗貞人倫弗秩庶物弗存天命弗媿宗祏弗馮山河弗謐鬼神弗靈是非剽察捷得之咎而誰咎乎是非皮體顏狀之誤而誰誤乎且夫詹何不能欺以鈎緡且不能欺以弋歐冶不能欺以劍魯般不能欺以材無以則請諷言二十六徵是爲相經

左評

浮邱子曰天下治亂曷防乎曰治亂生於賢否賢否生於舉錯舉錯生於愛惡愛惡生於是非於是求治猶射之有餂也車之有輗軏也鈞之

有耜而耕之有耒也於弗求治猶捨鵠而射雖羿由無所名其善中矣捨輗軏而車雖造父無所名其善御矣捨耜而釣雖詹何無所名其登車之魚矣捨耒耜而耕雖后稷無所名其樹藝矣春秋傳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如之何其眩所從也是故是其所以爲治治乃開非其所以爲亂亂乃閉爾乃非其所以爲治則求治而治毋開是其所以爲亂則厭亂而亂毋閉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言是非明白治乃開亂乃閉也詩曰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於胡底書曰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言是非紕繆治毋開亂毋閉也是故非其爲治是其爲亂則君子之所湛思而大恨也所謂非其爲治者夫讀書談道所以致用也而稱必典册舉必儒行挽叔季而敦古處破嫋笑而含

至樂者謂之廢道德齊禮所以成化也而舉大體結慈念不肯苛細於條教而功之於其所不必功僇辱於刑誅而罪之於其所不必罪者謂之儒重義輕利所以正國也而秉道要薄心計不肯錙銖金穀錢帛以自損其氣象之重者謂之粗劃利害所以爲民也而涕泣請命激於顏色熱於肺腑而日夜無能休息於手足兼人所難而毋憚其勞赴人所先而毋嫌其捷者謂之擾中正所以比義也而遇事詳其首尾與物剖其異同用情忖其然疑守理覈其出入者謂之瑣儉壹所以明志也而衣冠不豔以創輿馬不碩以齊賓從不炫以緊奴僕不驕以敢者謂之陋高明所以近陽也而磊磊落落無所芥蔕於胸而意念皆令人曉無所關楗於口而事皆可對人陳說者謂之疏敏快所以及時也而共發一難而先得其辨共有一鉅而必攻其成共振一衰而不蹈其故者謂之獵贍給所以勝事也而目覽耳聽手答口酬不相參涉細大具舉

者謂之剛剛毅所以衛道也而挺挺大節不與流俗低昂曲折而氣足以樹其骨骨足以勝其肉者謂之乖柬奔走廢伺候所以固節也而王侯不能下之以其勢公卿不能狎之以其情燕朋燕辟不能堪之以其態者謂之傲作擊斷僻好貪所以肅物也而惡無禮於其君則攘臂稱首而逐之於勢不量彼己於事不規利害禍福者謂之謀樹義抗懷所以攬脫悉警也而犯天下之所深避忌以折其天理人情之不然發天下之所太豐昧以明其國勢民風之必然者謂之狂用情悱惻所以書酌物民也而言行無欺於人而反爲其所計誘愛敬無懈於人而反爲其所擠墜者謂之鈍抱道坎坷所以摩鍊身世也而有高於豪傑之心不能毋側於妄庸鉅子之末而低回黯淡以炎其時之可爲抑且弱節堅處以厄蓄其力之可爲者謂之餒吐辭搒彈所以發揮古今也而其指不繆於聖人其味不能入於尋常耳目之好而展其寢食談讌之助

者謂之怪有教無類所以廣張仁義道德之脉也而聚英材以爲業植
固志以爲好樂公道以爲信紹微言以爲精者謂之黨取人以身所以
攷校從深離合之際也而掖其就吾幅徵其踰吾短無絲豪假貸者謂
之險采善鉏醜所以別白品類也而用輿論之公持朝廷先人之見吐
旁觀之讜奪君王自智之心者謂之峻信賞必罰所以底厲策力也而
事非爲己破格廷爭發其私曲以去其賞罰之不然而援據彝典以就
其賞罰之然者謂之僭綜覈名實不事粉飾所以積功也而悖愆視固
重內輕外者謂之拙詗察陰陽能發戎異所以補過也而不務佞諛直
指其然而震動太息之根極其所由以然而薙剔懲艾之者謂之戇紀
愆糾繆所以匡君之不逮也而排閶闔而貢其忱中膏肓而業其敗獻
箴銘而昕其戒者謂之謗正本清源所以見世之可爲也而稱祇俗吏
之治無足以當五百年名世之期而天民大人時往來於精神得其當

則行之裕如不得其當則言之難如者謂之謎孝術所以風諭羣頑也而有隱德於倫物之大蒙垢詬於毫毛之細者謂之啞直諒所以葆全交好也而得其友則雖吾疏也必拔之塵寰之上失其友則雖吾戚也必抑之塵埃之中者謂之苛天日所以照其懷抱也而寸心只繫天日不更知有人世陰霾曲折之狀與夫一切葛藤畦畛之雜可以顛倒推錯人者謂之予經制所以及於久遠也而力能區畫久遠不能僥倖於目前苟且枝離之爲者謂之緩限華夷鉏奸慝所以布昭聖武也而以生爲殺以勞爲佚者謂之猛悅否泰發悲閔所以維持國是也而其患在數十年之後其言發於衆人不言之時而逆料之而致其決豫圖之而唯恐其不及者謂之憍是故下有能治之人而苦於不振上有求治之意而蔽於所謂治所以毋閡也於乎鳳皇神鳥也麒麟仁獸也龜龍鱗介之長也楩枏衆材之特也鳳皇不棲其巢則欽鴀來欽鴀來則鳴

聾瞽麒麟不游其郊則豺狼至豺狼至則吞噬橫亂龍不游其川則蛟
蛇入蛟蛇入則毒腥多梗枏不充其選則樗穀收樗穀收則傾橈必是
故非其所以爲治勢必不能毋是其所以爲亂所謂是其爲亂者夫荒
遐魔古所以致請也而目不知書能用私智斷計竊其一二旁辟迂僻
之談上塞大君淸問而下與薦紳先生送難設覆者謂之通與名任叢
所以不祥也而以察及細微爲智以殺戮無辜爲勇盲於制治之原而
急於投主之好者謂之健貴貨賤德所以爲斷也而斤斤有無多寡之
數地與天爭利人與物爭利朝與市爭利官與民爭利者謂之奇技美
匿瑕所以成誤也而出施於衆而大監之人數於廷而自功之躬肆貪
惏而罔厭之口吐忠義而若有之者謂之最偏徇所以離義也而執大
柄以縱其斷設無窮以遁其巧縱私心以成其愛者謂之仁倖蠡厭賊
涸志也而一器而聲百工之巧一燕而費中人之産者謂之豪謀蔽所

以迯譴也而厚爲城府欲尊故諱欲新故詡者謂之誅譎緩所以失機
也而玩日愒歲了不關事者謂之靜短促所以罕濟也而有倚於前無
見於後有施於左無及於右者謂之壹彔偏所以養奸也而亟肆譖不
平之事不出一言以救之亟飄忽反側不甚之人不作一色以止之者
謂之恭闘門實頻往來所以請寄也而外借腹心以固結其情內含瑕
垢以閃爍其術者謂之傭倚權貴收氣勢所以進取也而操黜貢媚覬
覦非分扳撿出奇蹤躡無前者謂之雄摸棱兩可所以工於避就也而
苟順物情以延時譽盲欲其所謂天地浩然之氣而游於當代以爲寡
過對大廷不敢與白其本心之明而傅於同官以爲有良者謂之和翻
覆百端所以利於傾軋也而惡其勝己則毀其文章行誼之非間其得
衆則唱爲風謡怨詈之詞者謂之直揣摩勝負所以成其踰越也而望
不先於有司百執事之班忽焉駕而加於賢人君子之上列於己不知

其不稱於俗不知其可駭者謂之亨綴輯瑣事所以浮於曩瞻也而取材不由於學問訓俗不執於經常而猶其辭飭其事節足為案牘之借而利祿之唱者謂之雅好為人師漫無鼓鑄所以衰減人材也而居其席以自為上師其徒以羣為往攜挺稱野以為教言挾持班秩以為寵絡者謂之尊攻其生平靡有樹立所以犢朧時望也而千百士流進退高下由己則遂意其所高而進之意其所下而退之則遂號其所進而高之號其所退而下之者謂之允顛黑倒白所以傷賢哲之心也而理有難開則遂蒙之毋吐我氣勢有不揪則遂隨之毋觸主怒者謂之順輕喜易怒所以威公卿之度也而所好則挂之齒牙所憎則肆為叱咤而剽狡徑露不持體段者謂之爽外裝金玉中藏敗絮所以滋生朽蠹也而包羞叢垢不介親戚君臣上下關見底裏而其計謀足以秘之其名聲又足以遂之其容止又足以柔之者謂之練民訴艱難吏歌太平

所以鄣塞利病也而目擊水潦旱乾之慘以百穀用成據於郭耳聞盲風怪雨之聲以四序無違令於野者謂之良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所以逢其惡也而依阿謏諛終其身毋忤於顏而逕於旁毋損於躬而豐於祿者謂之徼世昇亦昇世降亦降所以小其成也而負聰明才傑之資不力於道德不文於禮樂苟以濟其急功近名之具抑且流為亂修曲出之尤者謂之賢倫範不悖所以黷亂風俗也而剽竊美譽以蓋其內行之羞負恃崇階以塞其攖心之疚者謂之達交遊不別所以枉橈德性也而奏薦伎以取重其上游而羣為之作執鶩虛聲以恐懼其下寮而羣為之用命者謂之廣鬼蜮所以得罪朝廷也而出入變化不可付度朝東而暮西詭使而倒行者謂之智胥吏所以欺罔君子也而起刀筆而側逞頰舞文法而善周內聽密囑而陷善良飽私賄而縱奸猾者謂之能長寇讐意謂停所以折挫威稜也而濡汗以損節姑息以養癰

者謂之慎庸寵榮工禁忌所以釀成患害也而文恬武熙筋弛脈斷毋爲數百年之計毋爲數十年之計而姁姁然借不終日之計以自媮者謂之泰是故上有厭亂之意而不拔其根株下有致亂之人而不詳其王名亂所以毋閉也我聞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則胡不取昔者爲是爲非之大關鍵而炯戒之且夫昔者有戇然之是非而橈惑焉有魁然之是非而堙抑焉有隱然之是非而枝離焉有駭然之是非而穢放焉所謂戇然之是非而橈惑者衆著之而妄自用者也所謂魁然之是非而堙抑者壹失之而不可歎者也所謂隱然之是非而枝離者苟狃席而忘其瀆者也所謂駭然之是非而穢放者危宗祏而以爲戲者也是故諫桀者左師觸龍而用天命人心相怵惕者關龍逢也然而桀於龍逢不謂之是於觸龍不謂之非諫紂者雷開而伏於象魏之門請王洗心易行者比干也然而紂於比干不謂之是於開不謂

之非好顏利而不知大難者榮夷公諫之者芮良夫也然而厲王於良夫不謂之是於榮公不謂之非秉國成而不自爲政者尹氏刺之者家父也然而幽王於家父不謂之是於尹氏不謂之非非人情不可近者豎刁易牙開方而垂死必欲去之者管仲也然而桓公於仲不謂之是於三子不謂之非遇事無鉅細皆力爭之者張九齡而柔佞多狡伺候動靜者李林甫也然而元宗於九齡不謂之是於林甫不謂之非忿爲讒譖處之不疑者裴延齡而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者陸贄也然而德宗於贄不謂之是於延齡不謂之非盜竊威福黜陟由己者嚴嵩而浩氣丹心可倚仗者楊繼盛也然而世宗於繼盛不謂之是於嵩不謂之非其諸較然之是非而憒惑者與其諸衆著之而妄自用者與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沚戒憒惑也受女樂者季桓子而舜不可爲則抱其道以行者孔子也然而定公於孔子不謂之是於桓子不謂之非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者屈平而數於外者張儀惑於內者鄭袖也然而懷王於平不謂之是於儀袖不謂之非以三代之事教始皇者淳于越而至令燒詩書百家語者李斯也然而始皇於越不謂之是於斯不謂之非志在禮樂材堪王佐者賈誼而害之者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也然而漢文於誼不謂之是於絳灌東陽侯馮敬不謂之非善言天人屏黜功利者董仲舒而曲學阿世者公孫宏也然而漢武於仲舒不謂之是於宏不謂之非指切左右不避忌諱者劉蕡而畏中官賤黜不取蕡策者馮宿賈餗也然而文宗於蕡不謂之是於宿餗不謂之非借經術以文奸言務改作以眩羣聽者王安石而斟酌輕重大小之宜培養宗廟社稷之福者司馬光也然而神宗於光不謂之是於安石不謂之非其諸魁然之是非而堙抑者與其諸壹失之而永可歎者與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戒堙抑也度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者伍員而許越行成者

太宰嚭也然而夫差於員不謂之是於嚭不謂之非料沛公必奪天下因鴻門之會欲擊殺之者范增而以身翼蔽沛公者項伯也然而項羽於增不謂之是於伯不謂之非譏刺王氏痛切發於至誠者劉向而阿傳之者谷永杜欽張禹孔光也然而成哀之際於向不謂之是於永欽禹光不謂之非惡劉淵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者孔恂楊珧而薦爲左部師馴致亂我華夏者王渾也然而晉武於恂珧不謂之是於渾不謂之非沮武昭儀爲后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者褚遂良而謂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者李勣也然而高宗於遂良不謂之是於勣不謂之非其諸隱然之是非而枝離者與其諸苟祇庸而忘其瀆者與詩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戒枝離也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者樂毅而縱反間者田單代毅將者騎劫也然而惠王於毅不謂之是於單劫不謂之非同心戮力以奠王室者陳蕃竇武而挊弄兵柄濁亂海內者曹節王

甫也然而讀書於蕃武不謂之是於節甫不謂之非威名甚重足為萬里長城者檀道濟而無故陷殺之者司徒義康也然而文皇於道濟不謂之是於義康不謂之非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所憚者斛律光而借謠言傾之者祖珽也然而後主於光不謂之是於珽不謂之非言駁叶寶者蘇威而譖毀以賣隋之國都者宇文述裴蘊也然而煬帝於威不謂之是於述蘊不謂之非留身奏事乞決和議者秦檜而誓心天地報讐復國豪傑向風士卒用命者岳飛也然而高宗於飛不謂之是於檜不謂之非狡黠擅權馴致土木之難者王振而一腔熱血以社稷安危為己任者于謙也然而英宗於謙不謂之是於振不謂之非有辦畧知兵足保遼東者熊廷弼而廷議右王化貞以至於敗者葉向高張鶴鳴也然而熹宗於廷弼不謂之是於向高鶴鳴不謂之非其諸駭然之是非而顛放者與其諸危宗祏而以為戲者與書曰為人上者奈

何不敬戒猜放也於乎是非猶精氣也治亂猶軀體也昔者猶鏡也精氣於何證之於軀體證之軀體於何證之於鏡證之而已矣是非於何證之於治亂證之治亂於何證之於昔者證之而已矣是故昔者標惑我其秩之可也昔者堙抑我其宣之可也昔者枝離我其準之可也昔者猜放我其振之可也是故彼者我之藥石也昔者今之津梁也且夫秩標惑宣堙抑莫如智準枝離振猜放莫如勇智出於學學出於相餉遺相餉遺出於師友師友出於大宗勇出於氣氣出於自擔荷自擔荷出於物則物則出於大造是何也大造能生人者也大宗能教人者也易言乎其能生人也耳目口鼻是非之所朕兆也易言乎其能教人也易詩春秋是非之所根極也有耳則知去壅從通有目則知去闇就明有口鼻則知去臭易香是非之機躍如也此大造之功也讀易則知吉凶消長讀詩則知貞婬美刺讀春秋則知刑賞褒譏是非之理截如也

此大宗之功也且夫大造大宗無時而不揔乎是非言其常也有時而不揔乎是非言其變也變生於襍生於奪毋人欲襍之毋物見襍之毋鬼魅之咀嚼變化襍之然后是非之心還大造毋勝心奪之毋異言奪之毋氣運之第靡波流奪之然后是非之理還大宗是非之心還大造然后能以天治人是非之理還大宗然后能以古治今以古治今是謂聖是謂賢以天治人是謂神是謂化然而今且是其所以爲亂則小大媒孽小大媒孽則不度之人是先不度之人是先則羣邪競作羣邪競作則政紛歧政紛歧則靡監震蕩無所底是豈不爲君子之所憤怨切齒也邪今且非其所以爲治則上下亂差上下亂差則有志之士衰沮有志之士衰沮則衆正婧廢衆正婧廢則國空虛國空虛則緩急非常無可恃是豈不爲君子之所咨嗟出涕也邪我聞曰婺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夫婺且然矧乃君子乎君子有立常備能之德有

宗原應鑒之付有燭照數計之慧有雷厲風行之斷是故懦人私人所不能持之是非愚人偷人所不能究之是非咸於君子受裁焉是何也懦人私人能使物大於我不能使我大於物者也愚人偷人能使事先於心不能使心先於事者也君子不爾也尊庳弗問纖巨弗問而是非離縱君子愼勿廢此斷斷肥瘠弗問漏贏弗問而是非汙襍君子愼勿廢此廩廩此爲能使我大於物矣此爲能持懦人私人所不能持之是非矣日月如故山河如故而是非梗塞君子愼勿廢此根根君臣如故民物如故而是非梟亂君子愼勿廢此閑閑此爲能使心先於事矣此爲能究愚人偷人所不能究之是非矣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書曰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咸於乎處枝葉未害之勢則遠識貴處撲咸猶可之時則蚤計貴無遠識無蚤計而與覆轍同歸雖與覆轍同歸而不自謂其不然君子不取也且夫好

爲谷嗟出衕而不仿羊動溶以自適好爲憤怒切齒而不欣芬鬯蘇以相與者非人之恒情也然而君子且憂且怒鬱律蓬勃而不可解曷故也則其憂也非一名一物之憂也則天下之大憂也則其怒也非一身一家之怒也則天下之公怒也天下之大憂是故君子不得不咨嗟出衕天下之公怒是故君子不得不憤怒切齒其所感觸然也彼秋方殺而霜霰下春始牙而雷霆發其能已乎其毋能已乎

衲言上

浮邱子曰天下元氣惡乎繫厥惟君子以其正論唱天下而從之君子惡乎以其正論唱天下而從之厥惟不昔修之乎身被之乎言而傚之乎其所開示穪犒於天下之人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是故君子有確見洽聞之博有盡性至命之奧有剖判商摧之明有發彊剛毅之斷其學正然后其理正其理正然后其心正其心正然后其

身正其身正然后其論正是故君子之論貴其正也毋貴其倚多知而無統雜舉而不親君子弗言也類數而失常勤擴而無實君子弗言也內之於理不所外之於氣不直君子弗言也存之於己不安施之於物不得其所君子弗言也據其所疑以爲所信匿其所偏以爲所公執其所非以爲所是飾其所壞以爲所成君子弗言也託於中庸以教學詭於忠義以教政不足於風操以教行不學於古人以教文君子弗言也流譽流愬不搉其情故而遂成之曹好曹惡不破其徒黨而僞奮之君子弗言也其人大橫狡也因而畏其怒進其諛其人强智辨也因而畏其難縱其誤君子弗言也聖賢之學而與道塗無知講之豪傑之事而與委瑣猥鄙商之禮義廉恥之行而與巧敏佞兌之人約之君子弗言也設一事不能和上下之情舉一理不能悉終始之故責一人不能備仁義之用君子弗言也與典謨訓誥一出一入君子弗言也與條教號

令一弓一稱君子弗言也居高而惠其下處中而恕其外君子弗言也面從而退讓其後心師而口不然其人君子弗言也是故君子之論正爲貴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正之謂也雖然正矣未必其勝之也君子毋自其意氣勝之也自其義理勝之也是故君子之論貴其勝也毋貴其下君子之論出左右吏胥因敢以其狙詐嘗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爲紳士族因敢以其一知半解嘗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羣公無以其材能氣燄先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王上降尊嚴而禮之朝聞而夕布施之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故舊姻亞因不屏其私智近計範我驅馳則君子勝君子之論出遐方小民因不逖聽其風聲而薰蒸變化其性情則君子勝是故君子之論勝爲貴其寬裕從容足以勝其明白洞達足以勝其切循把握足以勝其中和寨斷足以勝其無敢僞足以勝其有蓄積足以勝其能自任足以勝其不

道物足以勝詩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勝之謂也雖然勝之矣未必其定也君子毋自其意必爲定也自其精一爲定也是故君子之論貴其定也毋貴其移君子之論出左右吏胥衡決其以狙詐嘗之君子援據典章以折其不然杜絕苞苴以生其不敢與之營捷以滋其不樂如是則左右吏胥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薦紳士族挺然其以一知半解難之君子譬稱古今以廣其理周詳理勢以明其用標舉老成以抑其躁恒示誠信以塞其疑如是則薦紳士族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羣公不能無所高下於其際然而君子內有以精其理深根寧極以止其符也外有以柔其氣優游浸漬以竢其悟也深根寧極以止其符則罔所榰就優游浸漬以竢其悟則可與有爲如是則羣公高下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主上不能無所異同於其見然而君子上有以行其直弗唯諾於可否之間也下有以守其

懟弗激揚於清濁之際也弗唯掌於可否之間則志弗見奪弗激揚於清濁之際則迹弗取怨志弗見奪不能毋捨而從我迹弗取怨不能毋相與以天如是則王上異同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故舊姻亞有挾而故違之君子毋縱之以其私毋誘之以其便毋露之以其微毋鬬之以其漸如是則故舊姻亞弗能移之君子之論出遠方小民無知而大嘩之君子知其賤也與爲可操知其愚也與爲可馴知其暫也與爲可恒知其勞也與爲可壹如是則遠方小民弗能移之是故君子之論定爲貴定之於其性故定定之於其學故定定之於其情故定定之於其氣故定定之於其事機錯雜故定定之於其遭逢遷流故定定之於其獨居孤悄故定定之於其羣行偎調故定不爲左右吏胥持其事端不爲薦紳士族礙其體要不爲羣公高下啟其遷就不爲王上異同褻其平生不爲故舊姻亞多其曲折不爲遠方小民關其流行詩曰我心匪石

不可奪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定之謂也是故君子之論能正而后能勝能勝而后能定能定而后能帥能帥而后能化能化而后能成能正能勝能定此論之始事也能帥能化能成此論之終事也夫其始事也潛之如江淮河漢而蓄之如雷霆其終事也噴之如布帛菽粟而用之如鼎鐘於乎潤萬物者莫廣乎江淮河漢醒萬物者莫疾乎雷霆利萬物者莫妙乎布帛菽粟歛萬物者莫度乎鼎鐘而君子以其論與之抗不亦偉乎且夫拱把之木我采其華秋風下霜一夕而殫者其本弱也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故君子之正論猶松柏也有積一代不變之正論有積千秋不變之正論有舊議笑困侮辱不變之正論有冒矢石蹈水火不變之正論積一代不變之正論足以稍乎一代也積千秋不變之正論足以稍乎千秋也舊議笑困侮辱不變之正論足以超乎議笑侮辱也冒矢石蹈水火不變之正論足以超乎矢石水

火也穃乎一代也者則賢人之所以講事成章穃乎千秋也者則聖人之所以繼天設教超乎談笑姁呴也者則老成之所以思深慮遠超乎矢石水火也者則豪傑之所以骨亜神寒賢人講事成章則禮樂政刑之滙也聖人繼天設教則仁義中正之脈也老成思深慮遠則國勢民風之端倪也豪傑骨亜神寒則天命人心之藥石也君子觀禮樂政刑之滙而不亂覩仁義中正之脈而不迷揣國勢民風之端倪而不爽發天命人心之藥石而不諱方其畜也將言未言使人懷焉逮其言也將爲未爲使人黯焉逮其爲也將傚未傚使人斷焉逮其傚也將徧未徧使人咲焉子思曰言而世爲天下則是故君子之正論君子之元氣也君子之元氣天下之元氣也

柄言仆

浮邪子曰所貴乎君子者其行凛凛其言恢恢其行闇闇其言炤炤以

懍懍者治其方寸以恢恢者治其四旁以闓闓者爲其精神以婸婸者爲其氣象爽乎精神謂之實流乎氣象謂之名且夫用其實治天下而實必有載載之其名故君子不能毋用其名治天下用其行治天下而行必有麗麗之其言故君子不能毋用其言治天下用其名治天下乃有名乃有實用其言治天下乃有言乃有行春秋傳曰言不可以已也其是之謂矣今也不然思吾言之而衆駭其嶮深也於是詭於不言以神之思吾多言之而衆茲其然疑也於是詭於不多言以蓋之且夫不言而成天之叙也不多言而中聖之指也今也不然不言則有十遁不多言則有十居十遁維何主術不言醇疵爾乃遁於德利於家國是不言公私爾乃遁於義利於曲祖制不言顛末爾乃遁於法利於替官材不言真似遁乃遁於情利於庇禮樂不言汚隆爾乃遁於學利於睢兵刑不言得喪爾乃遁於氣利於伉士行不言貞淫爾乃遁於節利於忍

民風不言治亂爾乃遁於數利於安陰陽不言休咎爾乃遁於天利於
數草木不言豐耗爾乃遁於物利於業十居雖何多言則愚泄爾乃匿
其愚居其智多言則醜泄爾乃匿其醜居其雅多言則詐泄爾乃匿其
詐居其忠多言則佞泄爾乃匿其佞居其仁多言則譟泄爾乃匿其譟
居其良多言則憤泄爾乃匿其憤居其和多言則枝泄爾乃匿其枝居
其根多言則銹泄爾乃匿其銹居其輿多言則垢泄爾乃匿其垢居其
絜多言則穢泄爾乃匿其穢居其壹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
矣如匪澣衣今睹遁者居者之狀則憂患其有已乎是故十遁則有四
室十居則有四倍四室雖何遁之亟則有流心而修者室遁之亟則無
長策而舉措室遁之亟則納阿偏而忠樂讓論室遁之亟則成壅蔽而
四方離叛室四遁雖何居之憒則工楷畫而政體遁居之憒則貧險窮
而性行遁居之瀆則飲酘遊而衽席之地遁居之憒則積瘠痡而社稷

蒼生歷是故秦皇多忌諱之禁隋煬對羣臣多不語非潤諜也茲所以
踣其國也商周之盛德而有誥秦穆公之悔過而有誓非絮勞也茲所
以長其世也孔光不言溫室樹李林甫借仗馬以塞言者非縝密也茲
所以文其姦也李善感不敢中外以言為諱司馬光事亡不可對人言
非勁露也茲所以輸其忠也大底可言則言少言不能明己意盡物情
則多言君子之所不禁也爾乃詭於不言以為神神必疑之詭於不多
言以蓋天下天下必梗之不能大而僞其不言而成天必呵之不能聖
而胥其不多言而中聖必哂之毋為神疑毋為天下梗毋為天呵毋為
聖哂則宜豁然大洗其積而振德之易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
德是故振十遁則有三達振十遁則有三底三達雖何遠於上下古今
而言謂之龜鑑達於是非可否而言謂之藥石達於緩亟輕重而言謂
之倚杖三底雖何底於賢者一言而解糾紛累千萬言而亦援蔓啟戰

矣底於事者一言而存統緒累千萬言而亦離世行建矣底於天君一言而剖造化累千萬言而亦配天立極矣春秋傳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其是之謂矣

## 柄言下

浮邱子曰言行之際善敗之所由以起也善敗之際古今之所由以分也古之君子舍己從人則使人言使人言而底其實則使人行此天下所以多能言能行之材也今之君子循例求言則使人言使人言而不掰其何謂則沮人行此天下所以第聞言者之采而不獲享行者之福也且夫言者材之槃也行者材之骨也駁風霆者言者之采也霈雨露者行者之福也如之何其使人言沮人行也豈唯沮人行甚且然其所不然使不能言又不能行者行之甚且夜氣之萌心知其所使非人而冀幸其萬一能行之甚且骨鯁之臣大聲暴白其人之不然而旣使之

行則故示羣臣而毋吏之其在小雅之詩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猷亦孔之邛是故使知天者言休咎使賊心者造作祇禱以媚上帝惡乎行使知地者言險易使賊目者指劃形勢以測四方惡乎行使知王術者言王霸使邊無底裏者左右侍從以輔台德惡乎行使知臣道者言忠奸使別有肺腸者旦夕矜奏以稱世程惡乎行使知問學者言本末使觀文識字動輒錯繆者擾天下之大要惡乎行使知時務者言緩亟使拘文拯義苦無變化者寧天下之大故惡乎行使知人材者言高下使徇情咸性罔有顧忌者塞天下之清議惡乎行使知民風者言污隆使倜儻錯繆罔有檢束者倡天下之不祥惡乎行使知兵者言奇正使愚戇者帥戎行使知刑者言生殺使便佞者亂國典惡乎行使知教者言淺深使盧觀者主訓迪使知養者言厚薄使修咸者理生聚惡乎行昔荀子曰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

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韓非曰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是故此人言之彼人行之謂之傅會一人言之十人行之謂之擡劃不聞言而思之聞言而又疑之謂之撓滑不能行而恥之能行而又抗之謂之倒顛言不在吾腊記之內則駭行不在吾繩尺之內則訾謂之褊小張所枝離者之荐言以敵名言攘所親愛者之穢行以敵芳行謂之橫奕言出於微末則料其不行出於貴顯則料其能行謂之勦浮言出於激卭則料其不行出於和同則料其能行謂之頓熟譺世俗之猜疑以為優於言者短於行乃至陋賢喆之風議為不足采陋老成之畫諾為不足憑謂之頑疎師叔季之便宜以為古於言者梗於行乃至薄載籍之遺文為不足道薄祖考之

彝訓爲不足陳謂之狂劇其在鹿鳴之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是故成湯能行伊尹之言武王能行吕望之言小白能行夷吾之言句踐能行范蠡之言漢高祖能行子房之言符堅能行王猛之言跖拔能行崔浩之言唐肅宗能行李泌之言柴氏能行王朴之言蒙古能行耶律楚材之言明太祖能行劉基之言其言行則其君特其君特則其國昌其國昌則其聲聞至今其在抑之詩曰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是故夏桀不行伊尹之言商辛不行祖伊之言虞公不行宫之奇之言夫差不行伍員之言楚懷王不行屈平之言項羽不行范增之言漢文帝不行賈誼之言唐文宗不行劉蕡之言宋神宗不行蘇軾之言孝宗不行陳亮之言明建文帝不行卓敬之言其言不行則其君不特其君不特則其國不昌其國不昌則其垢辱至今豈唯君哉君猶屋也相猶柱也君猶舟也相猶檝也欲栖其屋

視其枉欲操其舟視其檝是故天下之言不貴於君則貴於相天下之行不柄於君則柄於相昔漢祚延於諸葛亮以亮賢相故也亮[illegible]賢乎爾攷其爲人集衆思廣忠益俾羣下毋遠小嫌難相違覆故亮之言曰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此亮所以祚漢也宋之禍胎於王安石以安石愎相故也安石曷愎乎爾攷其爲人性彊伎及議變法在廷交執不可橫出己意衆不能詘故劉摯劾安石之言曰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辯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變此安石所以禍宋也夫羣下恃亮之賢則其言行其言行則其相特其相特則其君特其君特則其國昌其國昌則其聲聞至今在廷不勝安石之愎則其言不行其言不行則其相不特其相不特則其君不特其君不特則其國不昌其國不昌則其垢辱至今是故言行者天下人

物實否愚佞之符也君相者天下言行動止起訖之埶也古有能言能
行之材而今無有君相之羞也今有能言能行之材旣葉惑之又沮格
之史乘之譏也是故君子鏡心以知己鏡己以知人鏡理以知言鏡言
以知行聖賢之言如山斗豪傑之言如鼎鐘憂患之言如藥石聰察之
言如權衡山斗之言不行則乾坤息鼎鐘之言不行則君父賤藥石之
言不行則隱痛結權衡之言不行則公義側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今有敷奏而無明試功何有焉且夫以功則古者禹皐伊傅其最矣以
言則古者仲尼子輿其最矣仲尼不得已而有論語子輿不得已而有
七篇雖能言之不能行之也仲尼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
有成子輿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
誰哉悲夫有禹皐伊傅之才而天阨之以不禹皐伊傅之運而人待之
以不禹皐伊傅之禮大而梟者能剗之小而陋者能媢之智而妬者能

梗之愚而疑者能持之然而仲尼純如也子輿豁如也河之大也以崑崙為源以海為委仲尼子輿之大也以二帝三王為源以千世百世為委是故前乎仲尼子輿而輔世長民者則皆論語之脈落也則皆七篇之脈落也後乎仲尼子輿而尊主庇民者則皆論語之緒餘也則皆七篇之緒餘也是故仲尼子輿之言其得行於往古來今也猶其得行於仲尼子輿也此仲尼子輿不死之精神也往古來今之人其有功於天下國家也猶其有功於仲尼子輿也此仲尼子輿不死之天地也書曰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仲尼子輿則得之矣而竊怪當時親戚君臣上下策蹇驢而罷騏驥賓鴟梟而厭鳳皇獨何心哉獨何心哉